

# 感述錄六卷續錄四卷

〔明〕趙維新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感述錄六  
卷續錄四卷》提要

## 張序

生生之意運之無窮於乎大哉然則先生之爲是蓋其感于宏山之沒耶其感于宏山之生耶其感于宏山之沒也則無人註奚先生何述焉其感于宏山之生也則不目而視不耳而聽不手而指不足而行是爲何物可不思乎語曰未知生焉知死傳曰生生之謂易夫生則惡可已乎是數服執其隨感隨則服思從于朋咸朋則思手之爲舞足之爲蹈口之爲詩樂之爲文不因水流不因花發不因山頽不因木萎師非師我非我也善述人之志其如示諸斯乎郡伯岳

## 感述錄序

昔夫子感獲麟而作春秋而他日又曰述而不作不感不述耶感者麟耶感之者麟耶夫人心無一息無感時無一息無述時故孩提之幽夢未有喚之不覺者也祖父之朽骨投之數十世一滴之血未有不入地萬物之情是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也蓋至我明而

陽明先生者實始以是傳之心齋心齋傳之波石波石傳之宏山宏山傳之我疆素衷感于彼應于此二

石梁先生讀先生書想見其爲人亟欲公諸海內夫

亦欲喚人之所爲宏山素衷者以選之無窮乎是亦夫于二千年一滴之血有感之而無感之者也郡伯如此人人如此吾亦如此後有作在其亦有感于此夫

發于後學張鳳翔題

張序

上

藏錄序

岳子入東都則颺之未蘇而瞑之將沴也有感焉紛  
擊于脩敬脩備之牘而胸中若有格格竝疏辨而不  
入應而不忼者時取行繆一二儒先語體理之則嬰  
之於乳矣跋之於技矣瞽之於詔矣或觸而抨或觸  
而應或入而悟或入而不悟格格矻矻者十失其八

九而一二者時有焉則過而問之文部張蓬亥先生

宏山先生之學以與其友我襄尚璽繼明心齋波石  
文部曰莊山有趙素衷先生者聞道君子也信其師

舊序

之緒以升文成先生之堂其人九十有二矣其束躬

深懷特含豪以有奇僻日而炊縷衣而卧饑餓不能  
出門戶而自浩然于天地之間其言當有令予聞其  
名不一覲其面予曷過而問焉屬畢令君敦延之令  
君爲余言先一月逝矣其生也見之令人意消而甚  
去也思之令人愴懷而不釋試從其家取遺言以進  
則有感述之令人愴懷而不釋試從其家取遺言以進  
志範也言不盡出于肺亦必錄歸而有言越故之言  
也夫何感夫何述感宏山耶其自爲感耶述宏山耶

其自爲述耶彼與宏山有格格疏疏者則不能感而  
烏乎述彼自有格格疏疏者則不能述而烏乎感而

世之讀是錄者或入或否或恬或否其有格格疏疏  
者存耶否耶其自有可感者不存乎見少則自有爲

感者不存乎見多其于述也若人之肖天而子孫之  
貌真于祖父母父母則已矣夫圓項方趾以肖天而

我之顎仁藏用之心則有違背捐棄而不能述者頭  
面手足耳目口鼻類吾親而事之而求之規似而色

澤達求之色澤而神理遠有彷彿離凌而不能述者

某所以感母使壁喚之屬得以搜其中而聖教之香明  
宏山素秉之相爲感者至今在矣

萬曆丙辰長至日長水曹和聲書於東都之沃柳堂

曹序 二  
邇升中而鳳皇至饗帝而風雨節孝弟之至者往往  
通於神明則天與人無間焉而子之事親也可見似  
日懼聞名心懼雖累年曠日而有肅然愴然于聲容  
歎息之間者有所以感而已矣知宏山與素衷之所  
以感者存而後文部不必面覲可遙思予不必生事  
可默寤讀其言者可千里同堂萬年共息不必肩摩  
足抵聲氣相屬素衷之錄感述者此物此志也不則  
如余之於郡而有格格疏疏者感嗟而嗟感嘆而嘆  
其于茲錄也河漢之矣而奚以述爲吾願夫讀之者



感述錄序

莊平素衷趙維新著

感述錄卷之一

大學

問明德

不言小子何述焉夫不言何述言而可無述耶但先生不喜著書新日侍側而傳者何寥寥耶無亦先生意在言前而述者語落言後如之何能述先生也雖然執言失言執意亦失意卽述先生亦奚不可也是以薪之述先生也非盡爲先生言亦皆用先生而有言何也述先生之意不以言也丙戌歲新以明經薦入都學同門我疆曰子述先生未余日自顧謗匪不

感述錄

卷一

先生曰德吾性也性體純白無疵曰明大學一書首三句道盡首三句明明德一語道盡通天下只是一箇明德通天下皆明其德便了所以說明明德於天下新民是明德中事止至善是滿吾明德分量明德而非新民非明也非至善非明也

足以志先生我疆曰志先生自志也述先生範後人也君子之學也計琢磨不計瑕穎取其足以傳先生之神而已予奈何無述耶居數歲再至都適我疆疾告居數日死矣嗚呼余有述而烏乎謬耶述中有先生

生曰者爲先生言無先生曰者爲新述先生言所謂述先生之意而傳先生之神者也嗚呼我疆往矣海內之知先生者不少也尚相與駁正之俾無失先生之言卽無失先生之意矣謹識以俟之

萬曆庚寅夏日莊平趙維新書

明而新民之能事該矣謂向者馳分志心身者或

問本末始終

先生曰本末終始原是一箇有物便有事有本末便有終始有終始便有先後非截然兩對也近道卽止至善語有直婉耳又曰天下國家總是一箇凡一件事但發端處由吾本體一點貞明做去漸充而大纔有本末終始意思

先生謂新日明新兩在也以爲一事何耶維新對曰世未有離人而立於獨者且如一身在此方其澄然無事天下國家之本已涵非一人之私有也中

感通錄

卷一

二

感通錄

卷一

三

知外格物失之逐物非大人之知與物也

先生曰善

問修身爲本

新一家之民吾之德明於一家處一國之人盡善之事真機相關何分爾我處一家之人盡善便是新一家之民吾之德明於一國處天下之人盡善便是新天下之民吾之德明於天下民猶未新是已德不明已德欲明便是民德俱新若曰吾明已德尚未及民吾新民德始推自我不知當其修身時豈離人自修之哉非大人同體之學

先生曰善

問誠意章如惡惡臭註言皆務決去如好好色註言未达得之竊意似皆着重何則臭與色既不在

先生謂新日汝從事格致久矣直指勿蔓對曰這箇知是性分中自有的知這箇物是真知中貫徹的物知意心身家國天下皆物也皆知之物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莫不各有正當的道理隨其感遇卽於正當處透得卽於正當處做得毫無差毫無邪謬卽此便是意之物格知以不妄而誠心之物格知以不偏而正身之物格知貴百爲而修家之物格知治倫理而齊國之物格知周四境而治天下之物格知遍九州而不離物言知失之玄虛

我也夫惡固去之矣惡臭亦必去之而後已乎善

故云必慎非獨

固得之矣好色亦必得之而後已乎渝未切惡用  
是如爲傳之意蓋不以是爲快足也何則人之情  
好惡之未甚者其爲欺淺淺故易知也好惡之過  
甚者其爲欺深深故難知也傳蓋謂如惡惡臭是

謂惡之甚與無畏而惡者殊如好好色是謂好之  
甚與無欲而好者殊均非鑑空衡平之體視吾誠  
意之分量均爲不足而歎也歎斯歎矣皆獨之當  
慎也獨慎則無歎無歎矣本體原自平易着重便

感述錄

卷一

四

感述錄

卷一

五

先生曰何以曰性本無惡惡之而已惡歎去矣不必  
如惡臭之惡也性本有善好之而已好斯得矣不必  
如好色之好也以此言好惡便平易便不欺纔  
是太公順應本體此便是誠

先生曰從來無人說出

或問誠意章勿自欺矣又曰慎獨何也

先生曰自獨也勿欺慎也毋自欺者毋自欺吾獨知  
之真也毋欺便慊慊便意誠總是一點獨處用功

先生曰然

問其嚴乎是謹嚴之嚴卽上文慎字意誠意直截  
若曰可不謹乎卽此便是誠意但云可畏之甚似  
在指視中疑爲前一層

三心不可有爲質不知孔門絕無此旨新意只平  
平看若曰有所忿惄而不得其正者有所恐懼而  
不得其正者有所好樂而不得其正者有所憂患

感述錄

卷一

而不得其正者如此則心不在焉心一不存百爲  
皆錯不能修吾所視之身也不能修吾所聽之身  
也不能修吾所食之身也正心之係於修身也如此  
欲修其身者心安可以不正乎故曰此謂修身  
在正其心只不得其正自明不必在有所上刻意  
如以有所爲着意則下文之其所又何以乎

先生曰得之

問大道必忠信以得之竊意大道忠信也得忠信  
便是得驕泰非忠信也失忠信便是失二者之外

論得失恐非真契何則憑信誠也誠而天下舉

矣

先生曰然

問生財大道與上文大道同乎

先生曰小道有不同大道無不同明新一也以此用  
人以此理財其間自有絜矩亦一也生衆道所當  
衆食寡道所當寡生衆生也食寡亦以有節而不  
冗亦生也而恒足於食矣爲疾道所當疾用舒道  
所當舒爲疾生也用舒亦以有節而不妄亦生也

感述錄

卷一

六

而恒足於用矣食之寡民無冗食之供用之舒民  
無侈用之供上無橫征則下革息以此散之非分  
所有以予之也

感述錄

卷二

一

先生謂新曰天命章可詳言乎對曰天非有所命也  
天地人物總是一箇若曰天之命卽是我的性率  
此性便是道修此道便是教修之者修其所率云  
爾何爲其不可離也曰修字對廢字看離字對合  
字看不修則廢廢則離離非率性次性可離乎若  
性是身之主宰無性則主宰離而身非其身君子  
中庸

莊平素東趙維新著

一頤真在隱微之中隱微之中正是不睹不聞本體

這箇去處天機在我毫無外預所以爲獨這獨知

處豈不深密然而通天地者在是同人物者在是

這便是中和之宰位育之原此處一錯安往非錯

所以當慎慎之云者戒懼而已矣戒懼不已便是

須臾不離何爲其未發也曰非截然不發而後發

色性體流行毫無間斷常寂然常感通常太公常

順應即用卽體卽顯卽微特以其未嘗着落於形

色故云未發渾然在中故謂之中發而中節是天

然自有之節無所乖於在中之本體故謂之和這

感述錄

卷二

二

箇中那箇不根底乎此故曰大本這箇和那箇不

由此運用蓋順此便正違此便乖所以必本此通行故曰達道其言性情之德何也曰舉中和是入

此境界如止明性情之德則數言遂成虛境功夫反不喫累蓋慎獨則中和在我大本達道渾化無

違天地人物已統而會之於一心矣卽此便成位這天地位只是這獨處經緯萬物育只是這獨處

這成學問到此只是全了這天命之性於本分未

有別如詩中戒懼而約謹獨而精諸說體用兩

途終難措手

先生曰幾矣四子中有當發明者惟吾子悉焉新唯

唯

問時中識得首章意則隨時皆在這中是我性分

中自有的真宰君子體道不息常戒懼則常是本

體常是本體則常是中故云時中言時時是中也

若謂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分兩境矣

何也德一中也有君子之德則有中矣曷云又能

不然何以曰中庸之爲德蓋非中非德也

感述錄

卷二

三

先生曰然

問人莫不飲食也似不必深求只說誰不飲水飲

有正味水之中也其誰知之卽今崇儉者其氣抑深自菲

食之中也其誰知之卽今崇儉者其氣抑深自菲

薄尚奢者其氣揚過求精美日用間那箇沒有

當處只是人不省的賢智慧不肖之過不及皆此

卷二

問學問只是一箇中中是心之本體斯謂善願乎此

不妄了此心之中便是得善釋與得背心也。蓋是亥失不懈弗失是得之永久言未持言膺朋例着形迹學者不知此中在我動稱天下之事天下之理不思心便是事心便是理此心一錯任是壞於無窮有何求歷此心不錯從他人橫豎顛倒壞我夢不得這壞我不得處便是此中常在幾是服膺弗失心外求中非中也。

先生曰善

問強以三言何也

感述錄

卷二

四

先生曰三言皆一意子路是過門的人言南宗之也言北抑之也言不流之和不倚之中合有道無道而不變引之也惜也聞之而未能行曰塞訓未達何耶曰塞是心之實處至死不變何耶曰只是蓋這真實處到底不變耳非以厄難期之

先生問費隱對曰識真哉子思之言也言費不言祖言隱不言無聖人不知不能何也曰堯舜之上善無盡道固不盡於知能也使聖人而盡知盡能遺斯窮矣曰聖人亦有所限耶曰聖人亦盡其可知

可能者耳必欲求其知且能者無一毫之不盡豈所以觀聖人耶亦非所以觀道矣人猶有憾何也曰夫天地之載亦如天之覆若曰能載而不能覆不可憾矣只物有不遂其生便憾與天地奚歉莫載莫破何也曰有外非道也有內非道也包乎六合形氣之外孰得而載之卽天地可知密於幾微隱約之中孰得而破之卽萬象可知造端夫婦何也曰此人情易懈之地此處一錯縱有好處終是懸空做事此處不錯微上徹下纔是真實學問

感述錄

卷二

五

先生曰吾與子

問行遠章承上言道不遠人不必過求高遠世未有舍脚下而求前者自邇便是行遠目卑便是登高只在脚下走日日行遠自邇日日登高自卑父母兄弟妻子於我至親至近豈不邇卑只父母順兄弟宜妻子和雖有家日用之常以此盡倫以此盡性高遠自在

先生曰理透

問鬼神之爲德

生日鬼神只是性體流行不必說精與功效一於顯一於微不是盛微之顯迺是盛體物不遺不是爲物之體卽物上體驗一些遺漏不得實理自著故不可掩

問無憂

先生曰此是承舜說來上有瞽瞍憂不得於親中有傲象憂不得於弟下有商均憂不得於子舜未嘗無憂也其惟文王乎作述在性分不在勢分只是從太王來一默爲善之心後先相承不替一戎衣

感述錄

卷二

六

有天下惟不愧乎此心故曰惟我文考無罪武王未受命不欲急於伐商也前此猶俟紂之改耳迨夫紂惡旣盈八百畢集武王亦有不能自己者存商之心視服事之心不減也故不失天下之顯名雖然文王賴武王無憂矣豈知武王遺文王之憂也哉

周子述之不特武王已也成文王之德者有周公

焉周人制禮以此事先人成文武也以此開後人

成文武也以此治天下成文武也以此開後人

下章達字承此章達字意說下章達字承此章達字意說周公以相道述者善述故達

先生曰然

問達率述事亦是繼志只這一箇心一箇理通乎前後上下只不拂乎此心此理郊社禘嘗不必說

義意之深遠心一也武周以此事親以此事天以此制禮以此治天下當制斯禮也明斯義也治天下蓋易易矣今天下之所以不治者非不有武周之禮在也無武周之心不能因禮而明其義耳果

感述錄

卷二

七

能以我之心體武周之心因武周之心明武周之禮於其所以事親事大者治天下者了然會通而無遺未有得武周之心而不能致治如武周者也故曰其如示諸掌乎夫子嘗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夫聖人一觀於鄉便知當時治天下之所以易獨此云義意之深遠是舍性分之外求

深遠矣

先生曰然

周哀公問政

人存達六也數人字但指君說哀八是君所  
在在君身上培植觀章首專言文武字可見人  
存文武之人斂政是斂於文武之人在人是  
文武之人取人是欲得文武之人取猶觀也取  
人如文武之人必觀其所以修如文武之身可也  
非也也取之修身而已修之者何以道也以仁也  
氣貌處甫指人也見得能盡仁方是存文武之人  
曰就親曰尊賢豈謂其臣哉其爲君身明矣君身  
欲仁須不賢以輔之以下方說尊賢爲政在君身

臧書錄

卷二

八

故不得以不修身事親知人知天昔修身事所  
以行之者一也智仁勇有三達道此一也生學因  
有三知之此一也安勉利有三成功此一也俱指  
修身人或以身爲近粗不知道德皆爲修身也故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九經首言修身而歸  
於誠身以上不言誠至誠身始露誠字哀公資  
尾指誠中二字又不指誠非註明言雖學者不

學人自爲之哉天本然之誠也既爲  
誠之本義則誠之者亦人道當然之誠也聖人  
聖人的一樣子以下皆誠身之事博學五事學孔門  
立思此辨此行此兩條不分學利田勑亦不分志  
功上條是名目下條是如此做已千百是孔子  
着力望哀公處哀公愚者也柔者也故孔子以明  
強答之卻在君身上提掇方好用人行政不然君  
身不修雖有賢者其情用之間明辨之

臧書錄

卷二

九

照而得已辨矣而又辨焉不又近於思耶問是我  
求知於人辨是我申說於人蓋問而答可思矣思  
而待有見矣又以明辨於友不徒已知之已也問  
是見之未定辨是思之已審原不相礙世以辨之  
內者爲細辨之外者爲粗未深體也

問王誠盡性原無界限蓋誠便是性非性之外有  
誠也誠至而性無倫理一性盡而天地人物皆舉  
之矣必已性盡而後盡人必人性盡而後盡物畢  
於此說也不是了原無此功

先生曰公

問至誠前知

先生曰誠至便先事而知非億也誠自明也非徒知之已述便有潛移默補意所謂造化轉移自我者也故曰知幾其神乎問曲不是誠曲處充滿斯誠先生曰然

問自成章誠道二字承上問政章誠身以下說來子思責成於人之意緣學者不解是前章抽出來申說的言語故每解不透蓋天地間總是一箇道

誠述錄 卷二  
實理故誠上言誠者誠之者矣安勉不同要皆自我而成之也故曰自成上言天之道人之道矣夫人不同要皆自淺而道之也故曰自道所以自成

自道者何也以誠爲物之終始故也誠既爲物之終始故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誠之得失係物之有無如此物之貴誠也明矣是以君子誠之焉豈豈自成已而已哉蓋誠非一人之獨有共存之也非一人之獨成共成之也何謂成已迺是一點

集解卷二自此充滿天理以全以成已言故曰已

所謂成物迺是一點良心不昧自此貫徹天地

有曰德外內分矣而皆此理之通行曰道仁智而非合措未宜也然皆道也實兩在而一致物我而非合措未宜也然皆誠也實形殊而理一夫安往而不宜哉以此自成誠斯至矣以此自道道斯體矣蓋此理本是自然渾成的故必自我而成就本是自有的道理故必自我而蹈廸若自成處已言

誠述錄 卷二  
實理賦物到物之終始處便重復難說章首先言誠章末只言道總是一箇以本言以用言一也先生曰然

問至誠無息

先生曰首句功用包括盡矣誠至故不息故久誠久內外故微以久而微者自悠遠自博厚自高明博厚以淪洽言高明以俊偉言非積久而後發也

誠成物單指至誠功用至配天地無疆亦只是固乎天地不分體原天地之道只是不二博厚高明

悠久只是不二不二便不息不測非由此以致盛  
大也於穆不已當卽看單言不已無着蓋曰高明  
覆物天也高明而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見  
高明中有深遠無窮意光輝宣著文也不顯而純  
乃文王之所以爲文也不顯對於穆看不必言顯  
至誠也純也不二不測也不顯不已也一也  
問大哉聖人之道

先生曰聖人卽上章至誠成物便是育物其功配天  
故云峻極於天上章言其理此章詳其事三千五  
百皆聖人範圍真意發育峻極全在此蓋天地間  
只是一箇禮兩條分大小近支蓋云所以發育峻  
極者以三三二百爲之曲盡也道問學是尊德性  
的功夫盡精微是致廣大的功夫道中庸是極高  
明的功夫溫故是知新的功夫凡此皆所以敦厚  
以崇禮也五事五言固盡單言亦盡隨事感宜便  
是育物意思崇禮禮字總承禮儀二句說來又開

下文禮樂張本

問議禮制度考文通章禮字貴度禮之要也文禮

之文也非天子不議禮一句截蓋皮文對禮不遇  
筆書行皆禮也觀下文一則曰作禮樂二則曰作  
禮樂曰夏禮曰殷禮曰周禮禮外無及是上爲下  
皆禮也通天地間禮之功用爲實

先生曰良是

問三重還是德位時觀下文曰無徵曰不尊而歸  
重於本諸身徵諸庶民其爲德位時明矣寡過在  
禮樂上見就王者身上說不指百姓不謬不悖無  
疑不惑寡過也世道世法世則有望不厭寡過見

感述錄

卷二

十二

卷二

十三

於行事之實也無德位時而作禮樂過也故曰君  
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有譽正言  
寡過正在君子身上中和位育只是已分上無錄  
故曰寡過

先生曰得之

先生曰至聖具生知之資涵天淵之德故足以有臨  
通章以足字貫其有臨也取諸仁義禮智而足也  
仁義禮智之貫徹時出之爲見言行而足也以故  
敬信悅而足也洋洋灑灑以足也至通貫載體談

及尊親而足也故曰配天

爲已知幾

一致人恒岐於兩層夫是以執事無得

先生曰然

先生曰兩言一意知幾者知其幾之在已也遠之幾在近風之幾在自顯之幾在微君子知在已關係甚大故只在已上做若爲已而後知幾舛哉

問尚綱承上言聖人之德至矣亦何自而入哉入

之以尚實之心而已尚實自闡然自淡自簡自溫自日章自不厭自文自理自近自微是用功之地這便是人之所不見便是不言不動之時此處敬

藏述錄

卷二

十四

藏述錄

卷二

十五

信便是首章戒懼無兩層功夫合動靜而一於敬故動固敬不動而亦敬合語默而一於信故言固信不言而亦信總之只是一箇總之無有形迹以此言德不顯也以此言恭篤恭也以此言平潛移默化形聲泯也蓋至於平天下只此不顯之德而已故聲色末矣不顯非聲色也毛有迹矣不顯非迹也惟天載聲臭俱無正是此德本體相對無一毫欠缺所以爲至得之大者如此合之聖者如此不過一熟真實之心爲之真心焉可忽也天功惟

論語上

問學習曰學訓做時習是常做做是悅上做功夫時習是常在悅上做功夫悅是性之本體常做則性體常融真機日著故常悅樂是悅之通諸人非樂乎人之我知也不惱是不以人之不知而改此悅非悅乎人之不知也蓋性體本身悅易今也此悅融洽故云亦此便是行誼云將以行之非功也

感應錄

卷三

或云功夫到而後能悅不知功夫必有指那處可以做功夫那功夫可以悅也再詳

問孝弟曰孝弟仁之實也不犯上作亂仁之餘也人能孝弟則心一於孝弟心一於孝弟故所好在孝弟所不好在犯上作亂也未有好之而不爲之者亦未有不好而爲之者如此則心心念念都在孝弟做事事物物都從孝弟上出君子於此可知務本之益矣其所凝神注念在此其所培植灌漑在此其所植立充實在此其所滋暢榮舒在此

本與道一理也立與生一樣也非生於本之外也務者道而立者亦道立者本而生者亦本也塞天地橫四海施諸後世皆生也皆孝弟之生生也人知仁之當爲矣舍孝弟求之是絕筆之根而求榮也有是理乎孝弟生而有者也從生而有者這點真機做去充融淘汰渾脫無迹天真藹然可掬真便是仁若曰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嘗嘗有孝弟來不知無所謂孝弟亦無所謂仁謂仁無迹也孝弟亦安有迹耶不過是良心真切在真

感應錄

卷三

長則爲孝弟在民物之惻怛則爲仁舍孝弟求仁與孝弟俱罔矣未驗孩提之良

問本立道生曰本一道也孝弟第一仁也務是爲之真切立是植本固生是機不息誠在孝弟上真切日真切日培植日滋長敦化日深川流日裕孝弟之生生一仁道之生生也不然何以曰置之溥之施之不遺耶故曰親親仁也又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學者務此可推矣不然外孝弟爲仁或必功

一覆天下爲仁是謂棄本而徇末蓋根心之仁或必功

務其純而約無務其泛而遠

或問孝弟爲仁之本仁本作人首言其爲人也孝弟終言孝弟爲人之本見孝弟是人之根本以見當務何如

先生曰近之

或問巧令今日巧令不但媚悅之私如止媚悅之私

人皆知其爲不仁何待夫子剛發曰是何如人曰當時有以言取仁者人便因言而信其仁有以色取仁者人便因色而信其仁這便是巧令夫子恐

感應錄

卷三

三

先生曰然

問手子歌章通是孝弟實講是行孝弟而有常德是言孝弟而有實舉卽同胞愛舉是由孝弟而得及於人推廣此心也仁卽親長親仁是本孝弟而上交於賢培養此心也學文是體察孝弟之當否印證此心也

古人德行見聞合而爲一故讀書爲養心之務今人德行見聞歧而爲二則讀書後聞見之資如論語弟子章謂時人之讀書而不力行發也非一無

感應錄

卷三

四

聞而偏於行也非數事之後而始一讀書也蓋書人八歲以上日事誦讀但專以爲善爲事當行而

行無事則讀書以養德當讀而讀有事則真心以應事如孝親弟長諱言慎行容衆尊賢行之從容目之得者皆臨府之所嘒也夙昔皆已融洽故應對不假擬議世皆以三省爲未聞一貫以前尚歎於一致不知所由雖曰謀曰交曰傳之殊而皆一於反身之約一點真誠在謀則爲忠在交則爲信在傳則爲智皆忠恕之道無二理也

讀書皆非夫子本意蓋學學問也文文章也一也學問難明凡此皆當善看如前執着力行後執着

義理之成章亦文也出話之真實亦行也非二事

夫子舉目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柰何專學文耶  
謂豎眉易色目人情好賢多致飾於色體貌降而  
真意卒烏乎誠今移去其致飾之意則發自真誠  
矣卽此便易色

先生固然

矣自此便易色

同學則不圖竊意，咸議皆學也。學問真寶，則咸議

自重不威重便是學不固浮濶勝忠信曰濶也故學必以忠信爲主求益友輔此忠信者速改過去  
北不心信者何如

藏書錄

卷二

五

卷二

六

可謂孝矣。章重父之善處，少之時惟父所命矣。人固有貌從而中違者，故觀其志，志不違親孝矣。人固有存順而沒改者，故觀其行，行不違親孝矣。人固有暫守而久昔者，故又必三年無改。三年則不忘親之心，惻然如一日也。故謂孝何如。

卷之三

子貢以無謂無驕爲問夫子以樂與好禮啓告之

天朝一聞斯言就然辭去。丹心自曉乎。心地日休。

其一都然一大觀耶微曲證旁徵影卷對  
清沈治光霽胸襟夫子令然以吾方與汝論

、不外於詩。由今以往，始可與言詩已矣。詩之外，夫豈  
易言也？蓋以我說的是，那你知道是遠溺於推測，  
之或習猶然向日一賜也。安可與論道耶？似非許

先生曰子言是武昌商也可與言詩與此顧不同耶  
曰有社子二字先之有多少好處況所悟有不同

卷之三

獨思不却人

八

10

先生曰患不知我之爲人而已能知我之爲人尋求盡人之不暇人之不知奚患焉彼急知人而  
不急知狗外而自治疎可患者矣他日嘗曰不  
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觀此可見曰然爲可  
以也先生曰亦求我之可知者而已求我可知不  
可者患焉若曰見知之實

故達人知遠矣

卷之二

先生曰武伯不以父母之疾爲憂也如以子之疾爲憂是倒說矣

面色無非含勞與養也服勞色在服勞奉養色在奉養色一非二者皆非矣二者勉的這箇勉不的所以爲難

先生曰然

問夫子之知回恐不待回之退也退卽退藏於審之退私已之私也退省猶內省反觀也發是性體發見亦生生意也蓋夫子言之回卽內省其私焉

感述錄

卷三

七

內省則私忘私忘而天機微矣故云足發足發又奚愚也如聞克復而請事請事已仁矣語之而不情不情已行矣恐不待回之退也然與

先生曰善如云因其既退而省之是夫子潛窺之也益非矣

問視其所以人品不同行事亦異有視其以者有觀其山者有察其安者隨而觀之無遁情矣蓋聖人之於人可望而知也而視以而觀山而察安蓋次第盡是常人之觀也非聖人之觀人也

先生曰然

問溫有涵養意良知本來有的所謂故也只在本來處涵養則此知日日發生非知於所性之外也可以自爲亦可以爲人曰師若解舊問涉記問非故也新何以知

先生曰然

子張是多聞見而疑殆不闢者夫子懼其多非教之多也卽此便是尤悔非祿也闢慎而尤悔自遠卽祿也如云得祿之道又教之于矣非夫子意尤

感述錄

卷三

八

自尤也悔自悔也祿天祿也自外至是爲人非爲已疑而不闢尤也不待言之失殆而不闢悔也不待行之失

問損益

先生曰此理亘古今只是一箇所不同者小節耳非一里之一損益之也是殷因夏禮爲損益周因着殷禮爲損益如此便百世可知君子不先天以開人未至者不逆可也

問真勇夫子嘆當時也猶非祀者不以爲僭而

以爲謂知詣則僭心息矣徒見義者不以爲廢義而以爲無勇知無勇則奮心起矣

問是可忍也

先生曰從笑取例則忍爲似是但季氏首惡也大子有嚴斥意則容忍爲似人以僭八佾者季氏也非三家也僭雍徹者三家也不獨季氏也不知雍徹之僭自八佾啓之則是僭雍徹者亦一季氏也觀首書季氏而列書三家夫子之意可知是故嚴其詞誅僭竊也誅僭竊而叛逆消矣

臧述錄

卷三

九

問繪事後素

先生曰人情所尚在絢詩人之意以素爲文所尚在素所不尚在絢把繪事都丟過後了便是繪事後素其言禮後何也曰是禮以煩文爲後非禮後於忠信也所重在忠信所不重在煩文把煩文都丟過後了便是禮後禮與忠信一也日起予者何也曰當時溺於煩文自林放探本夫子大之商以煩文爲可後夫子許之

問文獻不足

之禮已矣周固在也周之禮固在也而魯不足以存僭故也夫子嘗曰周公其衰矣曰吾不欲觀之矣曰不知也皆爲魯也曰然則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不知禘犯分也曰禘則君臣各循其分而天下下如何曰寓犯分也若曰今天下之不治不知禘也不知禘犯分也

治矣曰郊亦禘也春秋何爲不謙郊也曰春秋書郊甚詳書郊不言謙謙固在也且當時有跋倚臨祭者有舉國若狂者誠敬者一夫子耳夫子曰吾

臧述錄

卷三

十

不與祭如不祭傷之也所不常祭僭不可言也其所當祭忘不可言也魯之不爲杞宋能幾何哉是

可嘆也

問郁郁乎文哉

先生曰是由中達外非表暴之文也所以可從

問成事不說宰我不言所當言也當時坐視哀公之懦而不言夫子說你放着可成的不說可遂的不諫已失的不咎區區言松言柏而屬意於栗竟何益哉如以爲已成已遂已往不足責必待未萌

者爲可責是終無可言時矣况戰栗旣聞未聞哀公稱獨斷之舉安在其必遂耶

先生曰子言是

不寬不敬不哀是全夫也無可觀矣不在辭失之

問

問擇不處仁

先生曰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以心言不以擇里言也孟子卽此章之註疏

能好人章好的是便是能好不必說怎麼樣着好

感述錄

卷二

十一

下倣此

先生曰不以其道得處富貴不處也不以其道得去

貧賤不去也

先生曰聖人只貴聞道旣聞吾事畢矣死不死何害

彼長生久視之說視此可息矣

問多怨是放利之怨人也蓋好利多有不遂其私

者故多怨若人怨他則與於利者一矣

先生曰然

而能以禮讓竟傷當時不能用禮也下何有空虛

上龍字何有言無有也蓋當時先王之禮固在也  
不是無禮只是無讓夫子傷之曰有能以禮讓爲國者乎無有也如今人說何有是那裏得來一般

蓋無有則不能以禮讓爲國矣禮文雖具如禮何

先生曰然

一貫章本文原無萬字只一便了忠恕亦只是一

若盡了又推猶二也非功也門人當益惑矣問幾諫幾微也人子事親不待其過之旣著而後諫也

過未萌而先有以止之也志不從是外雖從其中

感述錄

卷三

十二

未脫然也勞不怨是反復之不以爲勞而違怨於

親也撻不撻當無計矣

先生曰然

以約章約收斂也是胸中一默真處不散意卽約

禮也學問不患不博而患不約徒博所以多失夫

子指之目約便鮮失奈何弗約也非屑屑然拘也

真常在耳

問顏子功夫在默識子貢功夫在見聞夫子屢落

而不居旣愈之間冀后人觀也知二知十推測之故

齊魯惟弗如之言豈曰許之云爾哉

先生曰然前輩固有此說

問性與天道

先生曰天地間無一物非性道亦無一物非文章人以爲文章猶可以聞見窺性道不可以聞見窺矣不知文章亦性道也文章亦性道又豈可以聞見窺耶何也人知夫子之文章爲文章也又豈知夫子之文章固性道耶

忠信傳天同十室忠信之一枝  
山川其舍諸是祭山川不可舍此牛升神必不舍意

善爲我辭是欲使者好生爲我郤他只婉辭拒之便是

不由徑是不行捷徑之事謂不由曲徑恐拘

罔之生是蒙蔽了此本直的生那

博約是隨博而約夫奚畔蓋只博處約無先後欲修德必講學既講學必徙義欲徙義必改不善原

感應錄

卷三

十四

來只是一件

不徒日申申而日申申如不徒日天天而日天天如見非意作而舒也非有心而和也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是一件事不游藝便涉玄寂游藝博文也志據依約禮可知

慎辟有懼字意王教者言茲惟不啓者啓之而已不憤其不啓也不發者察之而已不悱其不發也

舉一隅不以三隅告他以待其反若能反以相答夫子便曰精日明與天同體天地一大忠信夫子

先生曰忠信初與夫子同只是不肯淘汰結束小了夫子便曰精日明與天同體天地一大忠信夫子

感應錄

卷三

十三

不得中道把狂簡當做是了所以不能裁割

問內自訟

先生曰自是者不自訟人能常自省察真見得已有不是要說這是我的不是已自好了猶是口頭念過惟夫外無言說內自省悔便是刻責切處茲真訟也訟無咎矣

問十室忠信

先生曰忠信初與夫子同只是不肯淘汰結束小了夫子便曰精日明與天同體天地一大忠信夫子

舉矣德是誠人不俗意

天子聞韶只天機相感甚言相契之美連肉味也

不知是殆瘦人不善觀天子之心

問加我數年想夫子時年未五十只說我加數年

之功五十以學易已自明白添改錯

先生曰然史傳不必拘也

問桓魋其如予何

先生曰是不可奪志意無能損於其德卽無能害夫

子不必他說

感述錄

卷三

十五

問不保其往竊意往亦退也恐非前日意夫子說

我但與其進而向善耳不論其退而爲不善也方  
其進而見時遽慮其退而阻之是甚也吾何可甚

哉夫所以與其進者何也蓋其進也潔已以進也

我之與進者正與其潔耳安保其旣退之後而爲  
不善乎恐倒提是狃經從傳

先生曰然

先生曰三年學曾不至於穀是念不到此不必作志

先生曰篤信好學一順說下不必交互邦有道貧且賤焉耶追所以必見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所以必隱

唐虞人才之盛以舜之德可以繼堯有周人才之盛以文之德無減於舜

先生曰菲飲食三句固是克儉猶是痛父之極故曰夫子知禹之心

問又多能也似非以聖而又兼乎多能也言天實縱之將進於聖那裏又說箇多能裏則多能似不必說矣與君子不多不試故藝一例何如

感述錄

卷二

十六

先生曰然於無所成名見孔子之聖不可名

先生曰空空在夫子不在鄙夫只說我原無一些甚麼只隨其所問者發之而竭盡無餘人便以我爲有知

始也意其有高堅前後也不知道之不可以形象求不可以方所拘也繼而問大博約之誘也始知

吾身之酬酢皆斯道之流衍功之所用悉力之所得而想像非功也强探非學也斯持也隨文皆禮

三禮博皆約向之茫然不能立者今則卓然都有立

矣如曰所見益親是以道爲有物在彼今則與我

相接也其失也誕如曰無所用其力不知益親

用力處不可他求是此理尙涉茫昧其失也誕益

一分悟入卽一分通融隨我體認卽隨我活潑真

機內涵消息自在特不可驟耳安在其不可爲耶

如以爲真不可爲是冰凍寒窖聽其自化與我不

相干

問四十五十無聞焉是不聞道非聲聞也使以聲

聞爲聞則將求聞於人益不足畏矣

感應錄

卷三

十七

先生曰然

感應錄

卷四

一

先生曰然

問曰從先進似不用時人之言何如

先生曰然

問羅近公解曰非助我者也也作耶字說同非助我者耶何其於吾言無所不悅也蓋言見解二言見投天機豁然相授助莫大焉

先生曰善

問未能專人責其盡人之道而已非誠敬足以事人之謂也未知生責其盡生之道而已非原始而知生之謂也

先生曰最簡易

子樂作子口蓋行行非可樂也既樂之又憂之非

先生曰賜師類也以師爲愈則賜可知過猶不及賜又可知

問唯求則非邦也與二節俱點之言俱未達其言不讓之旨所見幾於聖人而未實也故止於狂先生曰然

問如大賓如承祭隨在皆不欲勿施之道也以此不得於邦不怨也盡此道焉不得於家不怨也

盡此道焉耳不然求邦家不怨於我則必有求客

之意非仁也

先生曰然

問訛言

先生曰也只是非禮勿言一訛言而禮復言皆仁矣

牛之再問不訛也夫子說你這個尚做不將去還要說果所以說爲難非古行相顧意

問達於道之謂達聞於人之謂聞大達也者是夫

子教子張隨在而且達於道也若曰人信而行無疑猶是教之門務外之病終不祛矣夫實直好

義達忠信之宜也慮以下人達虛受之宜也以是三者在邦必達此道於邦而不求聞於家也方是真達謂曰

好曰觀曰察曰慮皆自內焉故也外念一萌不勝聞之弊矣非夫子教子張意下節行違是心之做處與色違緣他外修飾的好方纔動人若說行事與色違顯是不好安能動人

先生曰然

先生曰後得是把得丟過了只做我見在的事不是

感述錄

卷四

三

留在後面得近利影後得句粗鄙影攻人惡二句

先生曰以文會友仁文也以友輔仁仁友也

問先有司身先也赦小過慎宥也舉賢才公任也

蓋事之不集起於宰之不能身先故也先之則有率作興事之機夫仲弓寬洪者也簡重者也簡重

不必任事而坐享成功之意居多寬洪則必輕刑

而大故疑於多宥寬洪不必過察而不才或以見

容故宰先之則有司勤事而無叢脞之虞小過赦對人知自新而無縱惡少害賢才舉則鑒別惟精

而無伴位之失

先生曰然

先生曰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便欲求可知之方非私也無喪邦意有焉知賢才而舉之間然後有爾所不知人豈舍諸之說互相問答胥爲經濟所見不同非私也非小也

問仁一心也恭敬忠隨在異名也居處時全了此心恭在卽仁在也執事時全了此心敬在卽仁在

也與人時全了此心忠在卽仁在也稱居常之仁人矣由是而夷狄變也恭敬忠行乎夷狄不變也仁隨恭敬忠不變也稱居變之仁人哉何如先生曰然

問有耻是不辱的涵養不辱是有耻的揩注一念之耻心達出處也孝弟非次也然止於鄉黨宗族之稱而已未大也信果非又次也而必信必果則言果之拘也

先生曰然

列傳辭九百之粟有道不穀矣然而過也大子視

襄公二年曰邦有道汝其穀之惟邦無道穀乃可棄也盍辭之耶如註憲果不能有爲當爲

夫子使之矣使之而復禁之人情平况憲稱狷介夾非素餐者北職所宜居有道必不曠官職不宜居辭祿不待教戒一槩不穀廣其志是狹其志矣是使之終無可穀矣何如

先生曰然

問彼哉惜之也不然晏嬰賢大夫也夫子稱其善

臧述錄

卷四

古

交子西亦賢大夫也夫子未必深斥爲僭王不獨一楚也爲昭賢不獨一子西也爲致禍亂非明之所能逆觀皆不足以致彼也然而遷國一也立賢二也善政三也又皆不足以致彼也註其爲人可知與賢大夫苟相礙若曰召白公以致禍亂則歟桓之弑君平仲非不知也果消變於未萌乎亦諭而誅之乎抑死君之難乎又可例矣

先生曰然

問臧人

是若日就子路之所可及是夫子限人以小成而

禮樂猶未至也他日何以曰何足以臧

問孔子請討討恒也亦以討三家也兵未舉而三

家之叛息謀已伐矣胡氏謂先發後聞非義也非  
所望於夫子蓋齊非魯比故不以兵而以謀若在  
魯則自有無形之師而消未萌之亂若臨事而舉  
兵非聖人所以安國也故曰兵未舉而三家之叛

先生曰然

聖人之詐不信則詐不信未能先覺而口不先涉於

詐不信矣惡得賢

問擊磬胡爲而云有心也曰荷蕡借言聖人有心  
於世非聖人有心而形之磬也聖心一無所係也

然則夫子固無心而擊耶曰擊者無心聽者有心

非聞樂以識心也曰荷蕡胡爲而致識也曰荷蕡

譏夫子之周流托聞磬以發之耳若曰有心哉擊  
磬之人乎非爲磬也曰夫子胡爲而擊磬也君子

感應錄

卷四

七

無故音樂在側隨感而擊隨擊而化和平之音韻

藹如也聖心亦何滯哉曰高山流水非耶曰自是

高人一段雅況與聖人太虛之體不同曰河汾鼓

琴鈞胡爲嘆耶曰此又粧點模擬景象適來好事

者之慕果山澤而廟廊則出位矣曰處江湖之遠

而憂其君何耶曰如此是陋巷亦憂民之饑矣顧

見在相觸何似不能盡無有感卽過

問修己以敬一言學庸兩部書該括已盡便是明

明德於天下便是篤恭而天下平大小遠近皆宜

過不越人之詐而先覺已之詐不億人之不信而

不苟專於治已而不責人賢也著謂先

言近而指遠也已一修全人與百姓在內人與百

姓皆已也安人與百姓皆修已也修已以安人是

於安人處而已修矣修已以安百姓是於安百姓

處而已修矣蓋人已原是一個人與百姓上停當

方是已分上停當何如

先生曰然

問原壤

先生曰述循也長而不循義理老來徒足亂俗夫子

不責其不可言者而責可言者善誘哉不可言謂

感應錄

卷四

八

升木而歌

問恭已正是篤恭註云紹堯之後是先舜而爲矣

又云得人以任衆職是待衆人而爲矣恐非無爲本旨

先生曰然

問竊位

先生曰惠可以爲大夫則位固惠之位也而不與俱

立是惠之位文仲竊而有之矣在彼則懼形已之

一無在此則陰掩彼之長視同升者不有愧哉與人

文則謚又竊之矣

先生曰義以爲質義之當爲者也爲節文之義爲退

進之義爲誠實之義總是成就了一個義斯比義

之君子哉

問沒世而名不稱焉沒世不稱名也沒世實不稱

名終無可稱之實矣故君子病焉苟有其實無其

名君子安焉無近名也苟無其實雖有其名君子

耻焉耻過情也若曰耻其名之不著是爲名而學

也爲名而疾也爲名而君子也恐非務實之學

感應錄

卷四

九

先生曰然

問謀道章首尾自相發明君子所以謀道者何也

道吾之道也憂不得乎道而已不謀食何也貧無

莫於我也非所憂也祿是天祿云爾祿是謀食矣

憂貧矣非君子意蓋不謀道則失吾性之秉故憂貧

道身雖貧無損於吾心之正故又憂貧

先生曰然

問竊位

先生曰惠可以爲大夫則位固惠之位也而不與俱

立是惠之位文仲竊而有之矣在彼則懼形已之

一無在此則陰掩彼之長視同升者不有愧哉與人

一無在此則陰掩彼之長視同升者不有愧哉與人

在魯不在季氏遂君廿六論平

友直友諒則友多聞俱是實功不然祇聞見之資

耳樂節禮樂矣樂道人之善一與善皆禮樂也樂

多賢友一取善皆禮樂也故才兼四子必以禮樂文之

問其斯之謂與蓋說人生一世只在斯一件身後

好歹只在斯一事不賢如景公富則富矣死而無

聞其失乎斯之謂與賢如夷齊餓則餓矣於今稱

之其得乎斯之謂與承上自明不必他引

感應錄

卷四

十

先生曰然

先生曰述邦謂失述其可抹之邦不必說述亂

問習相遠以爲人不善者率出於性不知氣質雖

有清濁純駁之不同其本然之善者固在也相近

也特其習之不善於是始遠於善耳非善惡遞相

遠也若曰性本相近而有爲不善者習之遠於善

耳非性也豈可以習之不善遂謂性爲不善哉蓋

其習於善者復性者也近也非遠也習於惡者自

來莫此古也非遠也非近也合下節謂習之不善與

米菴他不去

卷四

問禮壞樂崩禮樂之文斗三年不爲之心禮樂之

意在焉食旨不甘哀吾視之不復有食也聞樂

堅平意可則往不可則不行非若匏瓜之可繫也

食字或適之訛何如

先生曰然

先生曰涵養性情玩二南風化活潑真機必有大觸

發處不然做令局子看是又正牆面也且如二南

感應錄

卷四

十一

詩吟咏後意趣何如不吟咏時意趣便如渙體自

見

問道德句道字一讀全有粉飾意謂道聽之而身

體力行則有諸已矣若徒訓以炫人不自有也棄

也

先生曰然

問禮壞樂崩禮樂之文斗三年不爲之心禮樂之

意在焉食旨不甘哀吾視之不復有食也聞樂

不樂哀吾視之不復有樂也告處不安京華憂之

不復有君也皆真也皆真皆禮樂也惜予之未達  
但其期年之內哀戚淡非實心爲之不若令人  
著素而已

先生曰然

問勇

先生曰以其行行也成之率爾也晒之間強也抑之  
鼓琴也復抑之尚勇之間前日之剛心猶在也遺  
夫子之憂者其由與爲亂爲益其辭斥

先生曰許與微卽訥上稱人之類也不遜卽無禮果

感道錄

卷四

十二

敢之類也聖賢所惡其道同其心一

先生曰莊蕪慈畜謂並行也

問四十見惡於惡人無恤也見惡於善人可恤也

若曰年至四十躬修可與也而猶不免於惡之可  
惡焉是將終不得爲善人也已

先生曰然

先生曰知津與問津相應俱有含蓄

古之平而無君誰與王有君而無臣誰與輔有君  
事便便是該的便是義

先生曰此章就德二章見子張學已造篤實處

問博學博文也切問近思皆約禮功夫篤志貫三  
者之中此便是仁若曰未及乎力行而爲仁則篤  
非真篤也問雖切而意緩思雖近而實遠博學亦  
聞見之資耳何以曰仁在其中

先生曰然

問吾人隨出隨處俱是學問學問俱關政事故仕  
而優便是仕之中的學問故曰則學學而優便是  
學之中的政事故曰則仕若謂仕之中無學也學

感道錄

卷四

十三

之中無仕也是不知仕學爲一理非仕非學也

先生曰然

先生曰曾子說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子游  
說喪致乎哀而止若是把這哀戚真意做到至處

便是致曾不非而言非何也子游蓋曰喪把這點  
哀做到至處便是了何以文爲此其本末皆在非  
以哀爲止也豈以平日過高而究其弊乎議者詳

之

一報也二責也其過高非惡甚不仁也

生曰當時喜得其情者有之哀矜則未也

曾子卷

仁人之言哉於嚴霜烈雪之中而道之以春風和

氣

以一心含吾道之精美也以一心含吾道之全富

也

夫子焉不學與舜好問章相參俱見二聖之無我  
先生曰知命與五十而知天命一例知命則知禮矣  
知禮則知言矣

感應錄

卷四

十四

孟子上

感應錄卷之五

莊平素衷趙維新著

先生曰萬取千焉三句便含義字不爲不多者以義

言也

夫君子純乎正義之心而已惟吾之得爲利不利  
非所計也今註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  
心則有害則是不專利不專利豈將處義利之間  
耶禁其利猶恐不純乎仁義導之仁義猶恐或涉

感應錄

卷五

一

於利義利之間豈君子當止地耶不知有欲利之  
心非矣欲利而不專其利非矣爲有害而不專其  
利又非矣孟子淨梁王之源頭而遏其利註孟子  
者淨學者之源頭顧欲利而不專其利使學者將

奚適耶

先生曰何患乎無君是說有此地者卽爾之君胸次

甚大非太王自指也

問道德一也明立不必分貼不疑而懼愚明不懼  
而疑苟立知言養氣時應注之言非孟子本等

功夫本等功夫持志是也養心是也能養心言自知氣自浩非兩項事縮不縮是于理當爲非屈在我也屈在我便不義而餒矣持志自兼養氣持志而又無暴其氣不是功夫蹶趨而反動其心似支吾言語蓋所謂動心者動血氣之心也非義理之

心也義理之心如何動得今以有養之人雖卒然傾跌氣若稍迫心自不亂告子雖不知義其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所以曰可

先生曰然

感述錄

卷五

二

問浩然之氣本剛大寒天地功夫全在直養無害上直字承縮字來道義本直善養直也忘助害也二節不分體用上文旣說塞天下文便叫起氣之所以塞天地者何也配義與道也合道與義言之也無是指無道義言氣之所以餒者何也無道義故氣餒也離道與義言之也行有不慎於心則餒矣正應上文無是餒也句非無氣而道義餒也蓋氣本集義而生義是心之宜氣是心之運心是氣之宰集義則心慊故生不集義則心不慊故餒

二有不慊尚餒況可襲取而生之乎襲取便有巧意便不義了告子未嘗知義宜其餒也而不餒者悍然也非浩然也何如

先生曰然

感述錄

卷五

三

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不知道義安有疑懼安見不足有爲所行旣出於道義其體安有不充都是扭捏說了體有不充還是道義不純何如先生曰然

必有事焉而勿正疑蓋止字之誤學貴有事而懼易助故勿助總是一個直養功夫作正心似非蓋正心之說本大學第一義古今第一義今人事有偏者說正之則正無不善也懼心之不正而正其

心則正心無不善也胡爲而作正心耶職不正職

一言又豈大經可據耶况引宋人事直貼忘助二端絕無正字意尤見正當作止

智足以知夫子者真知聖道之高而後稱之假使其道汙下必不匿情過稱此其言可信之言也若就三子分上汙便阿其所好矣此其言不可信之言也

先生曰孟子學問全是擴充非擴充之於外也只本體常充

感應錄

卷五

四

先生曰君子之於辭受惟其是而已處之有名則受之有道不必皆受皆不受也居一謂必居一不是故答云皆是爲對非字看耳目餽贓爲贓處非貨也曰聞戒爲戒處非貨也取字作取予之取在君子身上看非致也

江漢三句作賛曾子的是觀下文之譏相便是對諭故曰異於曾子言江漢則相爲行潦之汙也言秋陽則相爲陰晦之蝕也言不可尚則相爲可疑猶之誠是言掩的着實的是更若字似遠

先生曰然

問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悲君之不獲正民之不被澤也三月無君則弔如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爲士者必得位而後祭也終身不得位則終身不獲祭矣謂蔬水承歠非耶孟子此言似非直指

先生曰一治一亂論人事不論氣化亂由人事未盡治由人事盡當其治也君子樂與天下享其休而

感應錄

卷五

五

惟盡乎人及其亂也君子力與天下扶其危而不敢歸諸天其治非可恃也其亂非可諉也蓋治亂安危者世運也裁成輔相者人事也君子論人不論天或曰洪水亦人事未盡耶

先生曰禹治洪水而水患息前此亦人事未盡

或問呂氏稱張子欲復井田之制期數年不刑人如何曰所謂處之有術者蓋自有公平正大之術可以當人心者耳非以姑息之政稔亂也若數年不刑一人則犯法者衆衆犯法則惡日肆善日

損井田未行天下將多事而不可支故三代聖王

之制自有平易近民之法政不必徇人啓黨也曰

貧富如何均得曰如何均不得且富貧安有一定

數年便自轉移如富者之田適滿九百畝卽此便

爲一井貧者之田其滿九百畝則一八家爲一井

田不足者合其田不損其人令得買無令得賣田

有餘者益其井不損其田令得賣無令得買稍倣

限田之制出宜合散但取足一井之數不計人之

多寡久之自然均平如有八家之地而無八家之

臧述錄

卷五

六

臧述錄

卷六

一

先生曰然

人則因地代八家之役不損其地如過八家之人而止八家之地則因丁產見在之人不拘于田富不必奪貧不必與權其事而斟酌之法自可行或人曰善

孟子下

莊平素衷趙維新著

臧述錄卷之六

問伯夷之歸文也非爲養也文聖人也夷亦聖人也夷尊父命文服事殷其志同也做就文而同歸於善武王視文王異矣有伐商之心矣伐商伯夷不忍也諒而必去去而必餓明志也不然棄國不有徇必利人之義不餓於始徒餓於終伯夷不爲也

太公之歸文也竊有疑焉當其聯文守臣節旣與之武伐虐至又與伐之有伐商之志而無其藉蓄之固義也公雖無土獨非商之民乎相父以忠相子以叛是忘心也豈歸文之時有所蘊而未圖而固待於斯耶不然與伯夷茹芝西山薇歌饗和存商之老視興周之佐不減也不然相武王以伐齊者天下獨少若人耶昔也與夷同歸今也夷去

不以義乎蘇軾曰武王非聖人也曹武王則太公

不兩節看

可知又不然敬義之訓不可同伐暴之謀兵法之

制難與齊治平之畧以道合而以兵用三復之大

公之志又可知

嫂溺援之以手權也

弱弱而得中是乃禮

也此處照權字甚真

告者恐一時之無親不告者恐後世之無親

仁之實章是一株樹開了五朵花五朵花原是一

株樹千朵是五朵之分五朵是一朵之分大要仁

感

卷六

二

不專於事親而事親其大義不專於從兄而從兄

其先知之實知此在義禮樂而事親從兄也禮之

實節此仁義知樂而事親從兄也樂之實樂此仁

義知禮而事親從兄也言仁則義知禮樂合而成

其仁也言義則仁知禮樂合而成其義也若得此

遺彼是一偏之蔽也惡足語仁義知禮樂哉註曰

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微

過分析知之明處是仁義禮樂遠微處此透徹能

透徹是仁義禮樂以至以此深達此之

孝弟子之兩是仁義禮樂以至以此深達此之

問人有不爲也

先生曰只不爲其所不當爲便是爲其所當爲若平時決意不爲臨事決意爲又是執着

間君子深造之以道言深造乎道也非方也如以道爲進爲之方則學爲何物曰格致誠正學問思辨非方乎曰格致誠正一修也學問思辨一行也

本是一串無許多層數如格了纔致致了纔誠這倒不是功夫曰何以言欲其自得之也曰自得便

感

卷六

三

是功夫深造一句直打到底蓋這源頭本是我原

有的強探不謂之得不得不謂之造故自得便是

深造爲居安自得而安也爲資深自得而深也爲

逢原自得而及原也到及原處這源頭在我天

事俱是源頭做既是源頭做去取用何窮所以君

子欲之者以此若得而非自得爲支離爲淺近不

能徹底如何做的將去所以取用易竭蓋逢原者

逢吾心之源也左右言不一也外身之兩傍也太

學說源頭在彼我達步每際事

先生曰然

先生曰博學而詳說之蓋日用之間事物之應無窮也。何其博事雖殊理則一向其約歸無窮之應莫非學問所在卽此便是博學詳說兼學問思辨此字要緊學問不說不明不詳說不徹底將字就把字看反字是近裏意益要把學問反而求到吾心至一之地耳至一便不徒博

問原泉有源之水也有原故不竭而漸進以至於海有本者如是言有木之學如此有源之水也是

感述錄

卷六

四

之取爾言惟其如是有本孔子之所以取也苟爲無本正言無本之學也如七八月之間雨集非源泉也漸滯盈非漸也涸可立待非至海易竭也皆證上文苟爲無本一句如此無本之學暴得虛譽而實不繼也君子耻之奚取爲

先生曰然

問其有不合者非四事之各不相合也三王之已爲者皆理所當爲而奚有不合也不在時勢不相制作而在心原惟在心原則所惡所好此心執中

先生曰公行子齊之重臣有子之喪謂繼體之冢嗣也喜其不寐也此便是行如又以爲欲急於我事不若是躁切

先生曰然

先生曰公行子齊之重臣有子之喪謂繼體之冢嗣也喜其不寐也此便是行如又以爲欲急於我事不若是躁切

感述錄

卷六

五

所爲至情感通自不能已見其憂便惻然憂也見其喜便豁然亦喜也如今父母亦有惱兒子者天親隨感而應見兒號泣慘然動情見兒憐喜便釋然無悶如此可解亦憂亦喜

先生曰然

問此方也從猶禦之猶字來有比照較量意謂汝以諸侯之猶禦矣禦固不待教而誅矣逆汝之罪亦以其猶禦也將比並於禦人而誅之乎必教之亦或而後誅也恐幾之不改而後誅則其不可同

於祭人也明瞭矣如此說於文義方有着落若謂

一連字下又補一盡字恐近戾曰然

以多聞爲師非師之至乃一時應對帶言之不以爲典要

問一鄉之善士似不必作已之善蓋于一鄉倘已之善不蓋于一鄉則一鄉之善士將終不得而友

矣使已之善必蓋于一鄉則一鄉之善士悉出吾下又將不可與友信斯言也抑將使吾之善必蓋於古人而後與古人友乎

### 感應錄

卷六

### 太

先生曰子意何居對曰似只作一鄉有善士焉吾取而友之吾爲一鄉之善士矣未足也進而一國有善士焉吾友之吾爲一國之善士矣未足也進而天下有善士焉吾友之吾爲天下之善士矣未足也又進而古之有大於天下之善士焉吾尚論而友之已嘗誦其詩矣讀其書矣不於詩書之中尚論其行事之實誦讀不爲虛乎是以卽誦讀之際而考究其行事之詳於考究之餘而畢致吾孚熟之意以一時之注念仰契千古之精神由千古之

精神內啓一時之則倣是古人之行事吾取而友

之吾友而同之又不止天下士而千古之士矣亥亦何可限哉舊作詩其言也書其政也分外又論其行事之迹不知言政非行事耶舍詩書之外又何所稽而論世而尚友耶

先生曰然

白羽毛之白也白雪氣之白也白玉形之白也猶血之餘也其性輕雪氣之凝也其性融玉石之潤也其性潤

卷六

七

### 感應錄

先生曰性無善無不善此虛無之說也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此湍水之說有性善有性不善此氣稟之說也皆不可謂性善也乃若發於情之不容已署情之自然也情之自然者可以爲善則性之本善可知乃所謂性善蓋本善者性也發而爲善者爲處言之若夫爲不善乃物欲情溺不能盡其才之罪也豈才之罪哉此是孟子直指本原教人盡

小注：此說亦或曰論性不論氣不偏又曰才不棄

人此所謂才指性中之才也豈昏明強弱之謂哉且如四端渾涵於中性也無一毫染雜性之善也見父而愛見兄而敬見孺子入井而惻隱淋漓情也所以能孝能弟能怵惕惻隱一點真心勃不可禦豈氣稟所能拘哉才也吾儒學問不正足喫氣稟的虧今直言性善教人變化氣質猶恐不及反說論性不論氣不偏斯不亦害性之論哉善乎橫渠張子之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

卷六

八

放心自清明自昭著清明昭著便是上達如此用功卽已到手不復分外求矣又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不知此心非有形之物果放在何處果從何處約之使反而復也反復而入身也而尋向上去也雖百千萬里之遙百千萬世之後不過一時念頭着在那事物上便謂之放覺得是放便默省收斂便是不放卽此復吾本體一點清明毫無障蔽便是真學問別的筭不的一些大抵此章之註

卷六

九

藏鑑錄  
多影響宜細理會何如

先生曰然

問仁人心也章首直指人心章末直指求放心見得天地間別無學問功夫徹底無痕註云學問之事固非一端求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不知雜學便是他端正學立有他端孟子恐人求之於他終身逃罔無成反而苦之曰學問的道理無他只求放心便是恭

第之施及流通也故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

曹文惠長求道處未見可絕處歸求餘師之言理  
道自合如此亦未見有拒絕意堯舜之譴啓廸親  
切有味非絕也求教者尚爾絕之不知求者更當  
何如聖賢不如是也

志仁志便是仁志仁便是當道玩上文仁者不爲  
下文志於仁而已便不說道字自見志仁矣殺人  
求地便不忍誑言事合於理心在於仁似過分析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說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今之臣有是乎哉

### 藏述錄

卷六

十

辟已之土地充已之府庫而已不如是吾斷以爲  
臣目之而不謂民賊矣又曰我能爲君約與國戰  
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今之臣有  
是乎哉索賄以賂邊夷殺無辜以市已功而已不

如是吾斷以良臣目之而不謂民賊矣又曰由今  
之道云云今之時惜不及孟子見

亮與諒同小信也執固執也拘小信則執矣君子  
不居小信安有固執之失

問盡心三條一意首句爲王盡心者吾心之天理

全盡無外也存養節是盡心的功夫死壽二句是

存養功夫不懈立命句天與我之理於此植立不  
虧盡心功夫至此方完聖學不偏於知不可以知

而遽謂之盡之也大要謂盡心者知是我的性不

是我的性如何盡的我之性又知是天與我之理

不是天與我之理如何盡的欲盡心不存不可也

欲有心不養不可也存養不加欲事天不可也故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吾心之天也使存養猶有

懈焉二也猶有冀於天焉非俟也則天之理不能

盡心也存養猶有冀於天焉非俟也則天之理不能

### 藏述錄

卷六

十一

自我而植立焉非盡也存心而養者一其念焉不  
二也聽天而無所期必焉俟也事天之功可完心  
之理可盡依託恐難用功何如

### 先生曰然

從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神上下只一理可見成

事與達無足此通彼之說

問舊說爲我害仁不說害義兼愛害義不說害仁  
中却說害中與上二句已自相反而今言之爲

現義之一偏而非義之中似義就害了義兼愛

一偏而非仁之中似仁就害了仁亂子中之一偏而非時中之中似中就害了甲楊子舉義之一害義之全體墨子舉仁之一害仁之全體子莫舉中之一害中之全體皆舉一而廢百也皆無權也

先生曰然絕物如楊子不爲也而以不甚絕爲中猶

物如墨子不爲也而以不猶其爲中皆執一也善乎程伯子之言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則不中矣

感應錄

卷六

十二

先生曰心猶泉也及泉則逢原矣掘井而不逢原非井也故云棄

久假不歸便自以爲是知非則不假不假則歸矣在真僞不在事功引功如彼其卑說不倒

先生曰舉陶雖知有法而天子之父則不可刑舜雖知有父而天下之法則不可廢必也議貴議親而

嚴勅下之防乎必也出舍減膳而下罪已之詔乎不然必執之則近於抗執之而舜不容則若之何

姊送之則疑於私送之而復執之則若之何遵海

形色有個天然之理在故云天性衆人固於形色之中把天性都壞了聖人渾是天性用事連形色也都好了所以一踐一不踐或曰何爲形色曰如耳目形也視聽色也其聰明則天性也餘可類推問五教

先生曰時雨之化貫乎五者之中有德之將成材之將達答問之將通私淑天機之將答皆可貫曰私淑何以有時雨之化也曰積學將得忽觸君子之感應錄

卷六

十三

微言沛然一如而命

問引而不發

先生曰君子引人於善說破口還怕人不省的安有不發云不發者其將得未得之時乎驟發之則真穉不投不悶之則所得不固曰躍如則固無不發矣如一貫之語門人孰不聞之悟與不悟能與不能耳安在其不發也故君子之射也口雖無言一引滿之際而中的之機即在此更有何說

問不可已三章總是進銳退亮之病夫銳始怠終

人情之通弊其始也氣方銳可已者小爲之而不

已其既也氣已衰可爲者亦已之而不爲當無所不  
已矣其始也情方殷可薄者亦厚之而不薄其

既也情已懈可厚者亦薄之而不厚當無所不薄

矣其必可已者已之不可已者吾勿已焉終無已之失矣可薄者薄之不可薄者吾勿薄焉終無薄之失矣夫天下事皆吾所當爲夫安有已也無亦當爲之急乎天下人皆吾所當厚夫安有薄也無亦先一本之愛乎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則厚

無失其厚薄者無失其爲薄無所厚者薄之失矣

當物之爲急先者先之而不敢後後者後之而不敢先無不可已而已之失矣重三年之喪兼及總小功之察慎放飯之大而不忽齒决之小推類求之則本末緩急之辨益明矣

先生曰然

周於利者可殺而亦可亂凶年不能自保也周於

德者不可亂亦不可殺無可亂可殺之道也

得國特甚言不可以得天下意甚矣

以不仁得也

大不理於口不必作俚是大不見理於衆人之口也士憎茲多口不必作增是士固見憎于此多口也

問修其身而天下平非修身無預於天下而天下平也理本合一不離人而爲已亦不離已而治人日日是天下日日是平天下日日是修身不若翫者專事枝葉而無預於吾身之真修也便是舍己由而芸人之出

感應錄 卷六

十五

先生曰然

耳目口鼻四肢之用非欲也當可非欲不當可則欲矣屬性分非欲屬形體則欲矣寡欲者寡其不當可者也任形體者也日消日暮一旦澄然而反其天真焉欲而無欲矣註云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此於理欲機關猶未諒也循理安往是正不專節不節養心辨之

其本心者此於理欲機關猶未諒也循理安往是正不專節不節養心辨之

肅然而無有乎爾二句作口然說當孔子之時

設若無有見而知之如此者則後哲又烏有聞而

知之如北耶孟子曰見聞之間意甚涵蓄謂我今

日幸與問知之列者以當時見知之有人也觀孔

門顏曾諸賢無愧禹臯安得謂無有見而知之者  
耶

感應續錄卷之一

莊平素衷趙維新著

同春第一

君子在下位不能使物各得所但常擴萬物一體之  
懷便自有六合同春之味

或問爲學何處真切曰當下真切當下不真切無真  
切處何也隨時皆當下也隨時用功自無可間之  
時

有事時卽事爲涵養無事時以涵養爲有事有事時

感應續錄

卷一

涵養在事中無事時事在涵養中

喜聞過非必後事之改一念之喜心過洒狀釋矣諱  
言過匪但先時之謬一念之諱心過暗狀滋矣其  
洒然也吾慕其高明其暗然也吾憫其暗溺狀則  
非後時也喜自朝超諱自淪落慎之哉

四境朗朗清清一塵不掛便是真體常在以此真體  
應事亦一塵不掛便是真體酬酢從此不計事之  
有無常是一塵不掛則真體常在我矣

生知天聰也天聰何待於思安行天能也天能

於勉中便是得生知安行便是中蓋聖人之學中迺從容于中道之中非中在彼若以中爲中是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天然之中也無毫髮時中之中則一爲中的之中則二識者辨之

以日用爲幻妄而逃於空以常行爲膚淺而托於空不知日用常行皆至理除日用非實用除常行空正行空不真實空不平易談奚益也

汙婦不信世間有貞女貪夫不信世間有廉士信而譖忌也爲形已之非也

感述續錄 卷一  
矩也者則也吾心之天則也夫子之不踰矩矩從心也所蹈廸一天也吾黨之士卽未能周旋自中乎禮但曰循吾心之天則自日入聖賢矩矱或問事求可功求成果非耶日非以成可爲非也以智謀求成可者非也可自有正當的可可爲而成不可必其始也順應之其旣也順受之不可乎事而可乎吾心是謂真可不成乎事而成乎吾心是謂真成真可此中不謬真成此中不壞真成真可吾心不累於可否成敗中也

忠爲善不終耳果純於爲善乎其生也乾乾淨淨來其沒也乾乾淨淨去一點虛靈宇宙同一不染此善視宇宙無歡結果之大無踰此

真性純佛只是完我生來本等的人古之人不肯自聖安寧言佛人倫日明色不妄無聲無臭渾然天體異學特竊其境似安寧古空真機洒然隨在是樂安寧西方爲極樂彼胥人輩生前千態萬狀不知多少輪迴又何必身後有輪迴

感述續錄 卷一  
諸文學有談動靜機者衆博以爲入理不知動有機矣靜實無朕或問何爲無朕曰本體淵澄鏡明水止安有機哉  
尖在物則避之在人則侮之惡其有意也勢必兩傷彼以侮吾以恭則兩無事矣非床下之與也恭則不侮也  
或問位育是聖人事學者安能到得曰此猶是望空談事未嘗實用功也若是實用功時只在中和處做不必在位育上責成卽位育亦不必到地平天

成民安物卓而後爲功也位育不羣中和中和無離性分性分不離民物此中天體渾然無偏倚無

戾之體便是中和靈臺經緯不滑便自清寧便是  
天地位處一人一人得所處一物一物得所便是  
育民育物從此功夫無間卽此中庸是中和卽中  
和常是位育雖大小遠邇不同但能真體嘗在自  
然物各得所只做我性分中本等功夫自有真切  
處也

或問先達云增一分情識則減一分純白長一分華  
風述續錄 卷一 四

采則消一分本實此說如何曰此語甚善真僞不  
並著情識增則純白減矣華采長則本實消矣不

止一分

人已原是一箇虛靈便渙至善無人無我者虛也能  
應能和者靈也使呼應倡和全此人已虛靈便是  
人已至善使呼應倡和全此舉世虛靈便是舉世  
至善舉世至善無過矣快哉

本體無念也隨感而應應而不留念而無念也如鏡  
之未照初無妍媸之分也及其既照亦不留妍媸

之迹也與物俱化鑑未嘗有也本體如鏡之無所  
焉則廓然也

學問必如太虛之體始得太虛無物也太虛之生物  
無心也無心而後物之生生爲不窮而太虛自若  
也人之一心淡然無我事至而不溺視聽言動一  
無所著斯太虛矣

屏去見聞暗然退處則一於內一於內是謂兩障不  
知內之合乎外也專事見聞泛然徇物則一於外  
一於外是謂外障不知外之合乎內也必也聞見  
感述續錄 卷一 五

之合於性者取之聞見之不合於性者去之不屏  
聞見而亦不倚見聞斯爲合一之學

或問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功夫如何用曰道  
非兩途功惟一致方涵養時本體毫無所放卽此  
便是敬再用敬多一敬矣涵養便自虛明便已包  
致知在內分別求知卽靠見聞非致也曰修己以

敬何如曰敬修只是涵養涵養貫乎事物涵養致  
知不相離以此修己以此安人以此安百姓學問  
原無人已遠近之分何也幾爲已便帶人縱處近

便帶遠故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皎日當空目所共睹而瞽者不見雷出地震耳所共聽而聾者弗聞故於竅也然瞽行必前其手審夷

險以濟明之不逮聾者每笑視人顏色考其意以補聰之未達若以若有聞也若有見也迺耳目俱全之人顧有不見不聞之病而不肯求通以擴其未及是心寂蔽也心蔽寡吾無如之何矣

仰見天覆萬物皆一體也俯察地載八荒皆一闊也

中念人羣億兆皆一膜也約人心爲已心擴已心

感述續錄

卷一

六

於人心庶幾乎同體之義彼與視而不相恒是謂自孤之民

樂仕進是喜事功喜事功乏遜世無悶之意甘恬退是與世無情無世情歎萬物一體之懷其必用舍行藏無與焉斯庶幾孔顏之樂

學問只天真運用不萌有我之私徇人有我蔽天真者也

日用間涵養沉潛是功比擬稱量是病真切專一是一功急躁因循是病

或問真境曰真境靈潔天體也天體不染人爲染人

爲非真境也欲求真境入境方知

明新隨在是功隨在皆是虛性性無人已明新安有人已對人而新亦明也反已而明亦新也一體也聚吾精濬吾神凝吾一養吾中精不雜也神不物也

一不二也中不倚也一而已矣

見理者不動於氣養心者不役於物知天者不謾於人

以物喜必以物悲以得爲樂不得必不樂是有待於外者也

感述續錄

卷一

七

自損者必受益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而後益可入道非有益也由所受反其初之無物而已

天下惟天性之善可以語良是吾黨用力去處所謂本也道也立則俱立生則俱生一也若日本立而後道生是兩事也恐務非所務矣

透性第二

人之趨向差起於性學未透爲學須是透性性不透則以精微爲異端而聖學晦以支離爲正脉而大

路歧以佛老之言釋孔孟之旨爲見道而真僞淆

遂使無聲無臭之原不睹不聞之奧純白易箇之

真虛靈精一之妙茫然不知爲何物任道者所宜

究心也

斯道不著一物而實體乎物不掛一事而實貫乎事

聲色爲末務故無聲無色者精聞見爲形迹故不

見不聞者至今之人率拘拘於聲色聞見之中而

不敢直超乎聲色間見之上性學不明而舊習拘

也間有不以聲色見聞爲事者則又竊二氏之緒

感述續錄 卷一 入

感述續錄

卷一

光

餘爲高妙而俗學又羣庶宗之爲卓識而不可解其爲罪視拘拘者爲益浮聖道將無時而明矣孰謂聲色見聞非吾人日用事槩棄不理耶

不睹非離目以爲功也不聞非離耳以爲功也貴乎

耳目動靜者也皆心也二節皆一時之功也非二

也睹的時節做的也是不睹的功夫聞的時節做

的也是不聞的功夫不睹功夫便是真睹不聞功

夫便是真聞分隱顯爲二地是二也非吾心之二

理也何也若非以目爲功也聞非以耳爲易也皆

心也皆心無隱顯也故曰一也

或問甘泉謂孔門事上求仁動時着力信爾不睹無

形矣胡容戒慎不聞無聲矣胡容恐懼乎曰近合

隱見顯微爲一機功合隱見顯微爲一致必待睹

瞞而後用功則不睹不聞時都空空過了況不睹

隱矣而獨睹一點昭昭不昧卽此時爲真睹不瞞

微矣而獨周一點惺惺莫掩卽此時爲真聞古人

聽於無形聽於無聲養見諸此不然爲舍真睹真

聞而不用力也况戒懼卽爲有事卽是慎獨卽是

聽而不爲事也

感述續錄 卷一 入

感述續錄

卷一

光

動而獨中洞徹不擾又是致而無動也道固無動

靜者也不然事上求仁則仁爲粗迹動時着力則

功爲間隔爲膚淺非性命之學

或問堯舜事業自堯舜視之如浮雲然曰此語猶似過高之病猶未識堯舜之心者愚者執中數語吝

爾丁寧四海困窮憂懷若溺其心何心也彼浮雲

之聚散何益吾身之輕重下民之休戚實關吾心之敬肆况二聖之兢業都偷其敬惕爲何如者匪

不以治爲足耳與浮雲之視不同

晝起無事本體常明物來平平應去曾無仔已晝心  
樂也入夜惺然本體昭不昧聞念不萌夜亦無

也

或曰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其說如  
何曰夫人安有兩心一心安有事使道心者心之  
未消而出于正心之初也人心者道心之變而超  
于邪非心之初也觀之水一而已或澄而清或淆  
而濁此人心道心之別也若謂清何在王出命濁  
何在主聽命是兩心矣

卷一  
上  
成述續錄  
食取充腹卽淡勿厭衣取蔽體卽素勿厭珍味錦章  
卽衆好勿奪本性自淡本性自素彼異物乃漓吾  
之本性者卽衆好何爲

或曰天自以事試人福善禍淫亮髮不爽日普物無  
心天安有試也爲善天福之福以善耳天無心也  
爲惡天禍之禍以不善耳天無心也况善卽福謂

吾心有充然者在也不善卽禍謂吾心有端然者  
在也不然善人而處貧賤便是清吉之福况自有  
安平之樂不善人而處富貴便是穢濁之禍况自

有傾危之虞或人慨然謂曰吾是以知禍福之流  
真

心本圓融不役於物見乎彼而心不役于彼見乎此  
而心不役乎此如鏡之照山川方其未照初不以  
爲山川之象此其當照亦不染彼山川之形迨其  
既照亦不滯彼山川之跡蓋山川照吾鏡中而鏡  
初未嘗移于山移于川何也靈不逐物而流也  
言從性真處說便是善言行從性真處做便是善行  
性真無染只從不染處運用便是安當若在世情  
感述續錄  
卷一  
上  
上求安當未免徇人止流爲鄉愿非本然之善  
學問只在本體做不必在事端上模擬不必在物理  
上揣量本體精明則事皆性之事性明而事自理  
物皆性之物性定而物自正人已原是一箇成己  
成物工夫只是一件纔分人已學問便不合一真  
而非真矣

或問忍曰忍非學問中第一義事雖不行中猶未淨  
但能本體粹白俗塵不掛分外霧淨烟消無與於

我

吾心之神與鬼神之神原來只是一箇惟不歎於  
心之神斯無歎於鬼神之神吾人之性與天地之  
性原來只是一箇惟不虧于吾人之性斯無虧于  
天地之性

淡泊可以清肺腑安淡泊則無妄想之念不妄想卽

是本體在

或曰士君子立身寧使上之人訝其不來無使上之

人病其不去曰此猶是以形迹立身非以道立身  
也如以道立身去不使訝來不使病蓋過高便非

成述續錄

卷一

十一

成述續錄

卷一

十五

初學得明道之賢相引與如盲者依識路之人跋足  
從渠步步不差友慈祥如近芝蘭友醇篤如烘爐  
日慈祥相與則惻怛之念日生醉篤相觀則真朴  
之味日洽

或問學當治生平仲胡爲貽君子之譏耶曰學之道

一則純二則雜君子識之者爲其中之二也何也  
既已爲學又欲治生一萌治生之念則必有徇外

之念而志不篤方北矢汙我中原正學日晦平仲

只宜以道自任爲多士倡而亦爲是言其中可知  
矣君子安得而勿識耶何也治生本吾當然不萌  
邪念生亦正也爲學本以謀道一萌非望學亦微

問君子可以爵祿人否曰爵祿公器非人臣所私據  
在我尚當擇賢而授君子常有一體之心嘗是與

人爲善之意提攜開悟如衡之在懸一絲不苟斯  
則人人受益便是不爵而爵不祿

或問鄉人妄誕柰何曰君子只自責曰修平實而長  
平不高深物可往來實不虛幻物可倚仗如是與  
妄誕可消卽不然尤愧在我倘逆且猶是我失

初學得明道之賢相引與如盲者依識路之人跋足

天非自爲一理也與人共爲一理也惟人不能全天  
則人人受益便是不爵而爵不祿

一人已合一內外合一知行合一動靜合一體融

合一隱顯合一終始合一取予合一修短合一

留合一出處合一言行合一心事合一巨細合

炎涼合一生死合一開落合

宇宙合

不起大人尚志之學

一遠邇合一形神合一理氣合一

我無悔物之行則不怨我無駭世之行則不憤不尤而已矣

特史第三

或問持己之潔本以完不染之初也而人或忌之  
柯曰亦盡其反觀之道云爾果以榮而形人之不  
潔則潔爲可忌果懼物之免己而自潔是潔操之  
道也彼忌也聽之而取害也安之

感述續錄

卷一

十

以本體之明觀書則書皆吾心之所發見如是而言  
雖今言亦古言以本體之明處事則事皆吾心之  
所持猶如是而行雖細行亦善行  
處貧賤而見道則不減富貴之樂處患難而見道則  
不減安平之樂

或曰仕思廉臨民思仁何如曰此做在事端者也非  
盡性之道也仕方思廉臨民方思仁未仕未臨民  
之前恐都無事茲惟本性用事不思廉臨財自廉  
不思仁臨民自仁若在事端上做一不思便落處

賢智則遜之安吾之所不及也安不及則賢智可歸  
同歸愚不肖則矜之惄人之所不及也惄不及則  
愚不肖可以共事

道中本無一物亦無物不有空其境宇也一於空領  
害道道可以兼空空則不可名爲道也嗟乎大造

中自有真機妙用徒言空者非透真機者也  
或曰靜中默識心體何如曰默識動中不可識耶心念

者也非一於靜也靜中默識心體何如曰默識者不假言而自識

感述續錄

卷一

十五

動靜者也功合動靜者也隨時涵養隨處養默識隨  
識心體在無事時默識此心卽默識爲有事卽默  
識心體在有事時默識此心便是默識處應用亦  
便是應用處心體在須有合一之功始得

有問鄒學憲公學而時習之何以悅者答曰習便是  
悅不知何以日習便是悅予曰悅便是學或默然  
予復申之曰悅是心之體習是心體上做

示體純白無纖毫之翳反觀亦純白無翳便是不疚

卽此不疚內境坦然順適便是無惡一點清明惺

惺常在便是天體充融便自人不可及

心學明則其處權力蔑如也奚懼奚阻視榮進泊如

也奚趨奚赴

獨學而不公諸人隘也是不見性之令人已誨人而

忘自修逆也是不見學之有本末恐學非所學矣

好勝之人純是血氣用事不必論他日墜與不墜只

好勝一念已墜落血氣殼中

君子不愛名亦不嫌名只在實處做名不名無關於

我

感述續錄

卷一

十六

感述續錄

卷二

十七

不計人之慢我惟恐我之慢人則敬至不計人之傷  
我惟恐我之傷人則愛至敬至則皆敬人之人矣  
愛至則皆愛人之人矣此極美之俗也吾安得見

之

不以一物掛心則真宰寧不以一事撓已則本原靜

君子盡其在我不計其在人脫有一非道加我遇也

既無蠱識安所事較譬之冷風迎面拂袖可也與  
冷風較則誤矣

或問賑貧解難勸善捨失仁者事乎曰凡此雖皆有

者事隨分而處之時其可而爲之不可

已也何也君子只本原處做從四者

作意而爲之也

或問鄉人屢犯須何似而可曰不容則激容之則肆

寃言亦容之而已彼犯之不止吾容之亦不止人

孰無良我不有其失人亦自消其失故容之益寡

大曰容之不幾於徇乎曰徇則未說其意然但不

較之而已

或曰仁者曷爲而認言也曰人見其言之認耳本心

感述續錄

卷三

十八

常在自無妄爲之事知爲之難者何心自知言立  
認者何心非視行以爲言也與告顏子同乎曰聖  
言無二理知言之認則非禮勿言可知矣知爲之  
難則非禮勿動可知矣知言動則視聽可知矣

福莫大於心平禍莫大於心險心平則中境坦然百  
順在我心險則崎嶇百端匪言可盡

勤則日生儉則日省由學爲勤儉始真何也日日本  
體用功便自不惰便自不奢本體分外無營故爾

督情皆忘之肆

不歡呼視暗室不愧孰正八珍充筵視菜根滋味孰雅錦衣炫耀視敝布捨形孰適非厭彼取此也淡泊也吾安之豐裕也吾節之但不爲世味所移耳

寬是寬了此心刻是刻了此心愛人者良心日生害人者良心日散

人人都有刃只是都錯用了不肖勇於爲善害人卽自害非受人之害已也卽此害人之心將原

感述續錄

卷一

十八

來的本心着此惡念虧損豈不是自害愛人卽自愛非必人之愛已也卽此愛人之心將原來本心

心着此善念培植豈不是自愛

辭受取予日用間少不了的只本心上願應一於清便過高便使人難受便使人生憎嫌如伯夷豈不

是清之極終自遠聖王之世至於出處去就亦是常事如人家會客可往則往可來則來

牽係又如代人任事事至則任事終則事去事去不終而當已一於去終是本心上

廻顧盼有我之心未去

榮瘁聚散俱是浮景以本體照之如澄潭之鑒萬類有而未嘗有也人能完完全全還上天一箇本體便是生人實受用處彼浮雲竟何用

天道好生不但春來俱有生意雖隆寒剝落百卉生意充然勃鬱於中乃知好生便是生物之心人能體此生物之心處人接物安往非善人無知愚賢不肖只看他是非同處便是良心所觸此處可驗

性善只是無人提省

感述續錄

卷一

十九

善言如何風善行如甘雨和風所披非不洒然鼓舞然亦纔拂便過未若甘雨之浸灌施焉自洪惟仁人君子之言雖善言亦善行也蓋其根心之言而爲典要可爲敷施其入人也必深其澤物也必廣

非若世之區區作好言語可相論列

育中純是天理言自善言行自善行只要涵養此心涵養既純何施不可或有參誦善言樂聞善行以期言行之修者此浸灌之說非澄源之論蓋涵養

作矣則聞見亦涵養之資專事聞見恐不見不聞

卷之五

能慮第五

慮非思慮之慮力是既安之後源澄見微天機不由人力件件迎刃而解如止水湛然萬象畢照非求有以照之也

起來無事日誦論語三二條潛玩聖賢爲學真旨以體察於身心便是當時親授聖人之教時或獨臨書案涵咏遺編以咀識性情政借一二隣翁優游樹底以養天和或徐行籬故觀草木之生感述續錄

卷一

二十

卷一

二十

意以識化機耕耘倦或卧小榻合目片時以養神氣或玩古人詠道之詩以自浸灌雖豈粥飲水併日一食此中躋躋無疵若水之無波月之不輒日之皎爾中天便是貧而樂人有不說於我者必我之取憎設有可好之實將愛我不暇而何事爲疾我有不悅於人者必我之未宏設有一體之義將容人不暇而何事爲較以無求爲福以能讓爲勇以無識爲聞以無位爲安以醇和爲藥餌以兩忘爲精神以無間爲脉

淡泊爲克足以陵轢爲切磋以無念爲自得以人爲培植

行善欲勇勿以遊絲掛樹爲善欲真勿效鶻鷺登巖不可以精力衰而懈吾爲善之志不可以年數長而怠吾爲善之功

室中無人寂然靜坐一默塵慮不起室中有人坦然應事一默塵氣不侵無事自適有事自適道固適也無事不侵有事不侵道固無所侵也

靜而不晦便是靜中純白其天定其機活潑動而不擾便是動時安適其境逸其機妥當

感述續錄卷之一終

錄耳如見君子而厭然非饑乎有以則

非充乎然非道義之充故也充不充若道

養氣第六

或問配義與道以上二條果可以體用分子乎曰

係道義之有無非以體用言此人通天地爲一

此吾人之真氣也真氣原無欠缺無欠缺便是

大剛大便是道義矣

天地而養順剛大之本而不作爲以害之則無也剛大復則塞于

天地之間矣塞天地是體亦是用若日氣之

感述續錄

卷二

十一

感述續錄

卷二

二

塞天地者何也配義與道故也配道義是用亦是

體其所以饑而不塞者何也無道義爲之配故也

無道義以爲之配夫是以饑而不塞也下文是集

義所生者言生於集義饑於不義也生卽塞矣

與用不必分只重直養問是集義所生之是字或

卽無是饑也之是字乎曰是集義所生之是字自

與下文非襲而取之非字相應若無是饑也是字

則又專指無此道義而氣饑言非無氣而道義不

也道義是當仲於天地之間的安有饑也惟氣才

主此說

或問作用是性何如曰發用之善者爲性謂天

發不由人力也卽性也如以作用之惡者在

之性則知覺運動亦兼善惡以是爲性非性之本

也天命之性無時既淳可謂之性乎

問輪迴曰做何事輪何境存何心輪何物此輪迴者

前輩多言無一念之雜無一息之間並舉方完晶等

一念纔發匪止恐那此處不無一念雖忍有一念這

間便是一念之推茲雖不太妄某那未免不無一念

而間者

問昔人謂權非體道者不能用又謂能出權外者

此語如何白日用間安往非權只是七思者不無

且如分兩斤鈞有權也推而食息起居爾受語默  
出處有權也皆正也皆不可以妄意行<sub>體</sub>之行雖  
正而行經也或畏泥塗而改轍焉權而經也極乃  
謂吾不旁行而必涉泥塗爲守經焉惑矣天下事  
皆類此義理不以大小拘也世徒執在人之行事  
每出於俗情之所未嘗爲輒曰彼不得已也彼固  
有權在也不知凡不得已者皆天理民彝之不容  
已也既曰天理民彝之不容已皆經也皆權也僅  
則經正理也權所以稱此正理也匪權則正理不

感應錄

卷二

三

明昔人謂權者一時之用吾則謂權者無時無萬  
或者乃謂行不去爲不得已而後用權必待行者  
去而後用權前此猶妄行苟日用間正理爲經正  
理中斟酌稱量爲權

人人都有本來權只看稱時準不準

或告予曰古言萬法歸一未審一歸何處曰一便是  
歸一又求歸是一外求一也非居家求家者乎或  
曰一歸於無曰一是天授之中本無渣滓無二三  
無中求一是杳冥也又何<sub>一</sub>焉蓋一妙理也無形

色無聲臭無形色無聲臭便是天然真切之一必  
欲歸則一猶未一也一猶未一無亦寂寞者昧之  
無不足以爲歸矣而強求歸之一不如無歸蓋一  
無定形求一則一不可見歸無定在求歸則歸無  
所處何也一之理圓融本不執着歸之味活潑本  
無着落子不觀於天地之道乎曰天得一以清地  
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清寧正  
非三也陰陽剛柔仁義非三也皆一也皆一則無  
感應錄

卷二

四

答歸矣天地之道寧有迹哉故曰天下之動貞夫  
一也曰吾道一以貫之曰夫道一而已矣云而已  
矣者是無餘無欠而道至矣盡矣至盡則無容鑑  
矣審是則沉潛焉爾涵泳焉爾順適焉爾不容以  
擬議焉耳其味無窮要皆至理而或者必欲求歸  
之一而非至當無二之一不足以爲一矣

白朝至暮此中純然無累便是一之學臨臥惺然  
寢寐安適便是夢寐之學今日精明覺得些耳

有未盡來日精明覺得今日尚有未盡便是與生俱新自少至老無少放逸便是一生之學臨終也然無少昏憒便是送終之學

### 存心第七

問釋氏言三心不可有何如曰心安有三天地間惟此見在之十心而已心活物也無去來無前後而渾然一體者也心無未來云未來者主先事而逆探之也云逆探則見在之心以逆探而失心無過去云過去者主後事而追逐之也云追逐則見在

### 感通續錄

卷二

五

之心又以追逐而失探事半物之時宜以何者爲當不知心惟見在則未來之心不待無而自無過去之心不待去而自去見在之心又非可以矜持把捉爲也天體純全澄然其無事而已無事則存擾則不存孔子曰操則存孟子曰存其心心之當存也明矣心存矣一思患之時不嫌於未來一省愆之際不嫌於已往

補玄之又玄曰嘻世有兩玄哉理本平易玄已失中又玄益非矣云又玄者蓋不知至道之無奇也

容而不空自此言自相矛盾道本真實言不容者蓋自覺其前空之爲無著言空者又自覺其不空之爲有礙云爾蓋不知至理之非妄也道不必淺言之也淺言之則粗道不必深言之也深言之則杳善乎子思之言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其述夫乎之言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夫子繫易之詞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孟子亦曰行其所無事夫不徒曰費而必曰費而隱見費隱爲一機不徒曰微而必曰微之顯見顯微爲一致不徒曰寂

### 感通續錄

卷二

六

然而必曰感通見寂感爲一心夫言費言顯言感通非有也言隱言微言寂然非無也不言有事不言無事而言行所無事則又事事而不滯於事非有非粗也非無非杳也非空非玄也深言不入虛無淺言不涉形器然後知中庸之道爲無朕也平易近民者道也玄非道也有物有則者道也空非道也

或曰何爲無念曰澹然一無所係曰有知乎曰虛靈自照安閒無知曰知乃又有念矣曰知心心之身

只是不著在那向知非念也不知則昧中境蔽矣  
日景象何似曰體寂神澄若是焉謂曰塵事特如

何曰應之以澄而已矣着意則溺忽則忘澄故

無事曰應事安得無念曰正念一無所徇無妄焉

耳矣詩曰思無邪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無邪之思無思也爲而不

有無爲也感通而不動寂然也至於寂然念無容

說矣曰安能至此曰心境淵如本無念也念起於

欲欲寡則心清心洗則中湛清湛澄也非可以問

感述續錄

卷二

七

答求也

問知能曰知是知非知也行是去非能也真知自能  
真能自知真知天知也有待而知非天知也非天  
知非天能矣真能天能也有待而能非天能也非  
天能非天知矣

勿以俗氣汙身勿以怒語陵人勿以盛氣侮鄉謫勿

以所爲自是

造化之生息無限量吾心之卷舒同焉宇宙之萬象

無紀極吾心之妙用同焉

宏師曰學問不進受病處只一拘守不知隨性真卷  
舒奚拘也

或曰對富言貧恐爲已施也對貴言賤恐爲已援也

曰此猶是世情語士無貧言貧貧病我矣士無賤

言賤賤病我矣奚必對富貴言爲不可哉曰何爲

士無貧無賤曰吾道自足自尊奚貧奚賤

今之論教人者每曰法可傳心不可傳不知心何物

也傳何事也法又何因也卽言卽心卽心卽法于

而已人之入有淺深耳當其傳法之時心已俱傳

感述續錄

卷二

八

之矣學者之神不遇耳故日授之而卒受不然拘

千百世之下一覩聖賢之書而卽悟乎學問者不

悟者不責不傳者世之學者凡遇聖賢論往論還

論忠恕處卽以心學目之而自遜自此之外不以

心學名者尚多也不知吾儒之日用而不雜有纏

非仁乎孰非敬乎孰非忠恕乎亦孰在而非心學乎

道之不明不行不但百姓日用而不知

衆人取必于外故常不足君子求得于心故常足何  
則心我所自有也無待于人安往不是自期至極

此心純是天理便是。一日盡性少。萬物。動。靜。笑。古。  
人學要緝熙。有此日則盡此日之。勤。不圖斯辱。之。  
修短居此地。則明此地之道。不言所履之業。學。事。  
此身則循此身之分。不計所奉之。榮。華。

人有好侮者。見侮輒怒。見人輒侮。之不知所以致侮。  
者。乃其所以侮人者也。怨人侮已。而以侮人爲快。  
悲哉。斯人之不悟也。

忍非太虛之體。人情難遂。消什過觸。便解久之客氣。  
自融解之者。何本性原無此物也。不然。有觸卽發。  
感述續錄 卷二  
十一  
無復能解者矣。忿而不懲。是遇火而忘水也。無忿。  
而懲。是未火而求熄烟也。學要解。不要忍解。則陰。  
雲可霽。忍則怒火猶藏。

鄉人有行年五十深追聞道之晚者。予曰。學然後有。  
聞。聞非晚也。不聞斯晚矣。子誠有聞。雖晚。奚計徒。  
悲而安于莫及。不益晚乎。夫學也者。覺也。人生如。  
夢。夢必有惺惺斯覺。不惺無覺矣。覺斯聞。不覺無。  
聞矣。善學者識其晚。而常覺焉。斯當聞矣。其人喜。

而起曰。吾今乃如始寤。

人有揚人之善者。雖人之善亦口之善人。有謑人之。  
惡者。非人之惡實已之惡。或曰。揚人之善。未必躬。  
爲善也。何謂善。誣人之惡。未必躬爲惡也。何謂惡。  
曰。揚善。善心也。誣惡。惡心也。卽念卽行。卽言卽事。  
對外而言。謂之隱。當其在內。則已發皆迹也。封內而。  
言。謂之見。當其在中。則有覺皆事也。何爲無迹。曰。  
澄。故無迹。何爲無事。澄。則無事。然則。卒無事乎。曰。  
動。以天矣。事。

格者。則也。物之正也。詩言。有物有則。民之秉彝。故物。  
之理。既正。心之知。自全。誠正。修齊治平。皆是物皆。  
各得其則者也。詩言。順帝之則。以此是物格而知。  
至也。前輩訓物格爲通物情。恐於格則之義。猶尚。

感述續錄 卷二  
十一

未悉。

日用間。無論賢愚貴賤。長幼尊卑。所處皆有至當。只。  
這心無欠缺。便是纔欠缺。便二。失。何爲二。曰。惟外。  
在性體上做。雖當。只是彌縫。故二。

學問。只在本體上做。莫在好惡上。治脚。只在本體上。  
做。自然能好能惡。若著在好惡上。便分了。

如惡惡臭二句頗難看惟天體用事者自有分曉

或問妙契疾書前人記以目觀耳先生何爲讀甚且

妙契豈不當書但疾書似急於有言惟不用語故

無契若時時天體用事時時妙契也時時妙契有  
問皆真語也今夫鑑未常求照也而有眾者寄妙  
契是本體之明君子復本體耳求契求普有二端  
契可書但不必一於疾書

前輩云處天下事要商量學術尤要商量此言似亦

未審夫事無內外無人已天下事皆吾儒學問中

藏述續錄 卷二

十一

藏述續錄 卷二

十二

事其商量一也纔分事學便有內外人已功未就  
不合一以此言學術似猶未商量者

忠恕第八

人皆我兩無歎矣

周沮溺日沮溺等亦是高人只因無有天下一家萬

物一體的意思所以分人已分去就合下便裁住

了在夫子則無我無人無可無不可

人道曷嘗遠于人哉謂易從盡仁盡道者驅經以從

傳也析經者也遠人者也子曰道不遠人故不遠人

者可爲其遠人者皆不可爲者也所謂不遠人

而可爲者以人治人而已矣而人之理則忠恕是

也忠恕之所施則子臣弟友之當盡者是也道曷

嘗遠于人哉所求于子臣弟友者皆吾之所欲所

不求于子臣弟友者皆吾之所不欲故子臣弟友

之道皆忠恕之道而忠恕之道則吾心之實理也

道曷嘗遠于人哉

天下一家無人無我有盛有衰如盈如潤有生有死

如開如落盈潤開落之際看的似小盛衰生死之

時便覺着重人已相形之際看的又重把生人之  
涯都錯認了爲人非必事業掀揭非必爾我較量

只不孤負了此生又不孤負了並生便是能不孤

負此生一願一寧兩無惡矣能不孤負了並生皆

藏述續錄 卷二

十三

步只在脚下奚必他往

問志伊學顏氣格甚大曰此語尚涉兩岐曰何爲兩岐

曰兩人所造各殊志伊學伊志顏學顏可也志伊學顏功夫如何做得且如天民先覺耻君不爲

堯舜一夫不獲時予之事所志豈不甚大但未仕時一於處既仕時一於出不是員轉消息孔門無此學問然則何如曰顏子不在出處上落脚一於仁而已矣一於仁則無我顏子幾于聖人以其無我也故任的意思便是我的意思然則伊尹不可

水有澗湧山有曉巒此水此山我日登臨而我不敢怠顯則豺虎暗則貍蛇此貍此虎我日與遊而我不敢觸不敢怠不敢觸而我賴以全孰謂凶險怪奇而非予有益之境耶

天地間有形必朽有象必滅惟無形無象者不朽不滅君子遊神於無形無象之中亦得不朽亦得不滅非賴軀殼永也非藉空虛存也本性與天壤不蔽也或曰無形無象不幾于虛乎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誠者之事不思不勉形色以上自有精微

感述續錄

卷二  
十三

感述續錄

卷二  
十四

學子曰伊尹豈不是好但願學孔子者不爲彼始

也任處終也任出執着那條路上未若仁在於能則出仁在於止則處用舍存道不在我志顏學顏未嘗遺乎尹也何者志在卽學也學在卽志也未有志彼而學此者

非虛也

雨落于天爲至清雪落于天爲至潔于塵則清以濁移潔以汙涅而寢失其初惟吾之本性得于天匪雨以清匪雪以潔出入塵埃曷渝曷涅夫本

性安可忽也

通生物物生於道道生物而道不知其所以生物生於道而物亦不知其所以生惟不知故能生生而不已使有知則有心有心則道窮而物亦窮以是知生生之理不自知也故天地無心而成化

問朱文公曰文公苦心力學以著述爲道統本原猶所稀

尚未快

問王心齋曰心齋一生只說幾言動炫耀雖日講學  
庸殊非學庸之旨觀帝錄自見儒而俠者也陽明  
亦已識之

問陳白沙曰白沙語未甚悉洒然有儒者風味

問王陽明日陽明天生豪傑真知益世惘然超悟宗  
旨言行卓有可法臣職越乎常俗取善不遺微渺  
千世之一人也

水至柔也寒至則凝通途行利車載若忘其柔者以  
是知柔不終柔有時而剛又其變也蕩木石衝城  
廓一掃無餘徒柔爾哉金至剛也爲方員利器麻  
隨人所制若無賴於剛者以是知剛不常剛有時  
而柔又其變也解十二牛驅千萬旅而硎若新發  
徒剛爾哉剛有時而柔剛不可恃柔有時而剛柔  
不可忽世之處剛柔者知剛柔又知剛柔之變而  
無失矣

五行四者皆以形用火之用也以神四者皆以迹著  
火之顯也以象三者皆有損益火偏不然列之爲  
千萬炬無奪于一炬之微省之爲

萬物之用四者皆自爲物火則依于物以爲物水  
中有火鑽之則烟方其未鑽者無火者木雖有火  
而木無傷也不鑽則不燒也不巾有火擊之則燃  
方其未擊若無火者石雖有火而石無傷也不擊  
則不燃也夫暴怒火也觸暴怒鑽擊也處人之暴  
怒而擊鑽不事當無暴無怒矣

火之燔嘗藉草木指草木而謂之火則非火也去草

木而求火則無火也火不可見也其既焚也爲燔

謂燔爲火亦又非火也蓋火之神往矣微可使著

萬物錄卷二十六

著未嘗增著可使微微未嘗減條起條減條烈熾

熾不可把握者其惟火乎水不積則不太分之則  
微惟其自上下者條忽而萬項皆波卷之曾無一

勺水之用亦神矣然有以使之火之川則無待于

積者其炎也草木附焉草木盛則勢揚草木微則

勢緩而火之神初不係于草木之盛與微也火之

熾也無朕水之消也亦無朕其消也蓋日炙之屬  
蕩之土縮之火燶之也火之神則不知其所往亦  
不知其所來斯民咸日用而不離蓋日中有一火虛

空有火木石有火而日空木石之火未嘗灼灼見  
也不知其故矣唯不知觀其用又觀其不測之神  
藏用哉

水木金損益有微土則無微焚之亦然而既焚之土  
亦無損衝之亦流而既衝之土亦無損列之爲溝  
渠矣而溝渠之側有丘阜分之爲溪澗矣而溪澗  
之旁有山陵此去彼存蓋無適而非土也故惟土  
可以兼五行之用謂生木注水蘊火藏金皆是也  
故觀五行可以識損益盈虛之數而損益盈虛有

火不係于物亦不離于物猶性之在人其有性而  
不可指其性之所在也燃則可以見火而非火也  
感則可以見性而非性也故觀火可以識性

性善第九

或問性善何狀曰所謂性善者非有物可指也無渣  
滓而已質中能無渣滓何事不可做  
上天生物甚廣愛物甚周爲之防患甚密於並生並  
育之中寓曲成檢制之詳如走之類附爪牙矣具

不能瓜牙者則疾其足以遠害若兔鹿之屬是已  
飛之類競羽乘矣其不能羽乘者則迅其飛以避  
攫又不能則依宿宇以自衛者鴟雀之屬是已冬

則生軟毛以禦寒夏則生涼羽以當暑其不能毛  
穴汙以捨形若魚蝦之屬是已或爲之巢或爲之  
窟擇便柄萃靡所不備其惡甚者又不使同百物  
生化如虎狼始交皋狼成本之類隨宜檢制去惡

以存善亦生生之意也亦不欲泛逐其生生之意

感應錄

卷三

十七

卷二

十八

感應錄

卷一

七

氣一也寒極則和氣生和極則熱氣生熱極則涼氣  
生涼極則寒氣生推遷代謝曾無紀極皆莫知其  
然以是知造化有不測之運有不息之機

月自晦而朔其光漸生不知其所以生及所由來自

望而晦其光漸滅不知其所以滅及所從去日常

明月有時而虧陰陽之義剛柔之體男女之別也

使日晝常明月亦夜常明是兩大也其於眉伸往

來盈虛消息之理不講

日月星光各具矣水火珠玉金石光各具矣至夜行光亦各具矣物各生明無相假也其間小遯大微避著亦尊卑之義苦謂借日爲光彼自寓言不此滯也

陰陽無處無之無物無之無事無之無時無之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爲陽根陽爲陰根一氣之屈伸爲往來非若物之判然爲二也說者乃謂陽嘗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嘗居大冬而積於空虛無用之際不知既有生長自有收藏生長用也

自有星辰亦自有風雨露雷地自有草木亦自有河岳山海各得天地之氣以成象成形逆行鼓舞焉耳使河岳山海之精爲星辰而河岳山海又誰之精所爲耶果爾是地能生天之象而天不能成地之形也又自帝座前星以下蓋天子百官民物之象而非止如或者之說

人倫之道皆天性也雖兩間至微之物苟一節之亂出於天者要皆不自知而自爲不自由而自至不

自知不自由所以爲天性爲能歷萬古而如一物

感應錄

卷二

感應錄

卷二

二十一

收藏亦用也非生長時止有陽非收藏時止有陰也不然陰旣積於無用矣謂陽又安在耶又不然陰陽豈代相生滅而不屬耶蓋大夏亦自有收藏大冬亦自有生長大冬亦自有陽之熟大夏亦自有陰之寒以意化裁之可也孰一則鑒

天之道以神用故日月星辰以象顯地之道以形用故山川草木以迹著說者乃謂河岳山海之精爲星辰風雨露雷之化爲草木不知草木托根於地風雨露雷特滋養震發之耳非以其化爲也蓋二

自有星辰亦自有風雨露雷地自有草木亦自有河岳山海各得天地之氣以成象成形逆行鼓舞焉耳使河岳山海之精爲星辰而河岳山海又誰之精所爲耶果爾是地能生天之象而天不能成地之形也又自帝座前星以下蓋天子百官民物之象而非止如或者之說

人倫之道皆天性也雖兩間至微之物苟一節之亂出於天者要皆不自知而自爲不自由而自至不自知不自由所以爲天性爲能歷萬古而如一物

風清物也一吹于塵則濁爲之易風之變于塵也水平物也一激于風則暴爲之易水之蕩于風也天地潤至清至平者果受變于物哉

食漁之禽虫出乃見食粟之禽隆寒自有物異所生也鳴樹之蟬翔弗及草鳴草之螽高弗及樹物異所乘也水潛之魚鱗如水之波穿山之虫甲如山之至物類相屬也

夏月一燈薰灼滿室冬閣圍爐燠弗及背物不能逆時也

藏述續錄

卷二

二十一

依然足渾然全體功夫如人之着衣全不用力藝不止六藝游不但游適游字與依字相影響日用間百務應用皆藝也皆藝皆游皆依也皆依皆游皆心皆道也道是心體本然故日用惟依仁最切游是游處依志據依游一事也道德仁藝一心地縱指游藝爲小物便分內外分內外便非全體之學或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語是否宏師曰如此說天理便沒有爲惡的不是善既是性故盡善便是盡性惡亦是性則爲惡亦是盡性天下將謂惡亦

是性中有的率天下而入於惡此言嗜之如是則性惡之說荀卿不得罪於聖門性善之範孟子無功於天下後世矣謬甚

或曰道體一定學問有消長耳或曰道無終窮矣能示空不然何以自堯舜之上善無盡耶予曰嘵道研易官哉以包羅言則廣博而不可窮以真機言則微妙而不可測以常體言則一定而不可易以變化言則流行而不可止是故人性之善五品本倫日月星辰寒暑晝夜之運五行之推遷夫誰以

藏述續錄

卷二

二十二

易之而生人生勞盈虛消息之端則雖聖人亦莫知其然前乎千萬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方未葉陽極既歲易而不可以定拘如結絕易之以齋爻巢宿易之以密室注林易之以蓬篋之類又胡能先事而料惟是天性之在人心者生生不已之妙有先聖不敢謂已至後聖不敢謂已能天地人之至奧蓋有道無盡而學與之俱無盡者又安能以一定言耶如日也定楚庭局子而非性真生生之秘矣中庸謂天地聖人有所不盡是道無盡乎

是學無盡乎深體之富必有得

孔子教人只於天機活處應接指引如仁敬孝慈寬信敏恭忠恕之類日日提撕只是名目更不說本原所在以本原無物恐人或廢於空也說弗畔說失之者鮮說默而識之亦不指爲何物欲人自識之耳子思說自得亦不指爲何物孟子始說本心指羞惡言之說人心指仁言之亦不以空言也如釋氏說空便令人無下手處不知至道自有真義實未嘗著空也

感通續錄

卷二

二十三

或問仁心體也告顏子以復禮矣告仲弓乃在事端上求仁恐事端與復禮相違柰何宏師曰請指爾同皆禮皆仁也見賓承祭出門使民禮無往而不在于也不欲勿施則隨在皆禮矣與告顏子無別曰得無涉於外乎日心合內外仁合內外則功合外外功合內外則事皆心也日邦家無怨視歸仁不少狹乎日歸仁以我包涵人言一體也無怨以非蓋已心言亦一體矣諦有廣狹理無精粗

隱養第十

涵養復本體也涵養純便是本體純學者由有功進

做到無功夫由費力處做到不費力處天體湛然

無疵便是天然自有之體亦便是天然自有之功

性體原無渣滓本自純自簡易本自平直活潑無平常則蕩而極于玄遠玄遠非性也薄淺近則虛而淪于寂滅寂滅非性也何則性無外者也而亦非遠性無內者也而亦非近屬處洞然要在自得之耳

心之虛靈之謂聖或曰何謂也曰天生人惟此虛靈

感通續錄

卷二

二十四

此外更無一毫人不作聖只是虛靈不完不知天地者虛靈之原也聖人者虛靈之至也人能全此虛靈便是全吾天命之性

或曰空便是道否曰道體本空空便不可以爲道也如以空名道只宜以空名已矣又何以道名耶且如道家談玄只說道如是其玄便不可以名道也知此則知心本無物只說心若是其空空便不可以名心也固然則何以見心曰靈處是

或問真體曰真體即是本體對不真而後見真初非

以真名也曰何以見曰真體本自純白只覺爲處默會便是純白何能會得曰子讀論語否曰我欲仁斯仁至矣

或問道無物性無物空亦無物似不甚遠今何取之甚也曰道運萬化而不息性舍萬有而不滯主道道無染雜主性性無染雜主空則萬境索然是染也曰空又何染曰索則萬有俱廢是染於空也染於空是又以空病也曰何似而可曰連空不用不更通快乎哉道性原來只一箇

藏述續錄

卷二

辛五

只當下心好便是好何屑說過去未來時時存當下

心過去未來都不中用

禪家於一切事都視爲妄棄而不有此便是妄中之妄何則妄妄也不妄真也合真與妄都視爲妄而棄置之卽此身已墮妄窟

順適易縱困苦易收凡不如意的去處皆是煅煉之

藥正宜反觀內省

未疾時能養精神可以無疾既疾時能養精神可以減疾不萌閑念則精神不擾不留初念則精神不

在蓋精神者吾人之元精元神也精固可以神完可以攝精不亂斯不耗原來之靈明而已

不也不見乎此隱言隱也不顯乎此微言微也隱

微此獨也獨卽不睹不聞之本旨也或曰得無於內乎曰獨合內外者也非內也未事之中當事之和一獨也言性分中惟有此無有他也到中和地位則常中當和慎獨之功渾然無朕蓋致乃功純而自至非用力以至之也至此則天地位於一心萬物育於一心位育於不睹不聞之真機而已

藏述續錄

卷二

辛六

通宇宙此獨也

禪門說空已矣却說靜久神光照目百重集耳又說諸佛見身作偈又說諸佛隱身而言又說鳥獸入道又說舍利可質是有也幻也魔也與起初說空處天淵背馳

曾見無生要義首言忍又言力制使非真空直指於世間倫常大典都視爲幻併自己說道之身亦幻矣天下事寧無大壞

或曰吾道近有乎曰不沾滯不聲色有非有也然則

爲無乎曰不沉也不會也無非無也然則若有無

之間乎曰持兩可之論昧大中之知有無之間持

又非也然則何如曰易簡真實精微切要處倫物

之中而有功偷物居乾坤之內而翊贊乾坤廣太

而幾微不露全體而纖悉靡遺渾淪而無迹浩渺

而順應色色分明當可事事其實不二據一念於

天地萬物不謂之曠含天地萬物於一心不謂之拘合天地萬物之屈伸翕開皆一心之真宰最用

不謂之幻道固昭昭不掩也渾渾無迹也使天下

### 藏述續錄

卷二

二十七

### 藏述續錄

卷二

二十八

群然歸有歸無道術裂矣宇宙亦又猶如  
釋氏自然花示衆之後率多隱機非簡易平章易知  
易行之理其徒又筆之於書以爲是如男作女拜  
人來面壁澀詞明正非禮相嘲之類如飲竹氣水  
化蝙蝠悔悟成聖游魚作天子雉雞聞道之類如  
學彼則求得欲遂不學彼及非彼必有災殃麻蟲  
相招蛇牛齋謂之類尚可說乎果起衆於地獄也  
乎抑自沉於地獄也乎儒者又爲之作書闡揚莫  
何說乎今其書與其徒猶俱傳也哀哉

天命之性便是中和本體位育真機非細也率性謂  
道非微也修道謂致非外也不端不鄙非滅也莫  
見莫顯非迹也中和非空也位育非幻也皆一釋  
之正

盛夏而雨水隆寒而凍解亦氣之變人之一身怒

灼懼則縮亦氣之偏

一念之非禮卽已得罪於天地況敢著之於其迹一  
言之少戾卽已獲咎於鬼神况敢二之於其行

或問中庸合言忠恕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 藏述續錄

卷二

二十九

論語專言恕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豈忠恕爲一  
耶日中心爲忠如心爲恕如心亦忠也一也宋儒  
謂忠恕猶形影謂無忠做恕不出似未達一貫之  
旨善乎曾子之言曰忠恕而已矣一語渾融無迹  
前輩云若用半點欺終無人不知若用半點術終無  
人不識爲戒世人用術欺人被人看破無益者發  
君子自處則不然蓋心非兩可之心著不的一毫  
僞妄狀則全欺術則全術無有少留半點而猶有  
不欺不術者與之並立而不去也况惡人知識

不用欺術猶非爲善本自益欺則妨吾存誠之心

術則方吾居正之心正亦誠也術亦欺也怕人難

破而不用似未盡善

天地間無在而非物卽物卽事也無在而非事卽事卽道也無在而非道卽道卽心也無在而非心卽心卽人也含物不可語事矣舍事不可語道矣含道不可語心矣舍心不可語人矣非學何以自立哉是以無在焉非學也

或問安居之樂曰不遠也由我禮門居我仁宅出入

感述續錄

卷二

三十九

從容俯仰舒泰茲居也茲吾之所自有也樂此非我不學佛心自善我不持齋志不昏我不受戒行來是我不談空語更真

或問不遷不貳曰此是顏子好學之功一處謂一則無怒也無怒又何遷一則無過也無過又何貳何則謂一常淨也自忘怒一常純也自不疚曰此是顏子克己之功否曰顏子純是復禮功大克己費力非第一義也口坐忘語何如口坐忘非言

事也有坐馳意

仁義禮樂非兩途也彼泛然分之又泛然忘之莊生

於是乎不知道矣

問卓爾曰卓爾非所見益親意如口所見益親似又涉曠前之見蓋未聞博約以前不知高堅前後不是道體仰鑽瞻忽不是功夫從此夫所以不能自立既聞博約以後真兄的天地間隨在皆是此理隨在燦然可卽隨燦然處又皆渾然一致功夫

不待外求文是此禮之文禮是此文之禮隨博而

感述續錄

卷二

三十

約功夫卓然在我而不爲想像探索所奪若是乎顏子之立於道也到此地位雖欲從事於仰鑽瞻忽以從之亦無由而從也已便是顏子真實學問擇乎中庸註解辨别衆理以求所謂中庸似又求之於外宇宙間只是一理安有許多中是心之之體卽此便是所性之善擇是反觀真切人都有此本心不是迷而不覺便是纔明又滌各有失顏子一真見得此中在我一反觀而不蔽常常使此中不昧便是服膺勿失非泛然於衆理中求也非尤切

使不放也

或曰儒者專言良知今武人橫矣良知可以禦武耶  
自完得良知何事不可做禦兵易易耳人惟良知  
不存是以上不體君父之心下不體士卒之心外  
畏強敵內顧己私無所不至國家又奚賴也不知  
良知真知也真知真心也以此事君卽吾之父以  
此待下卽吾之子以父事君君事之緩急卽吾身  
之緩急以子待下士卒之苦樂卽吾身之苦樂我  
旣以父事君士則卒必以父事我我旣以子待士  
卒士卒必以子自待父子同心視國家之仇卽我

之仇仇視敵人不顧己私未有不同心禦之者恭  
必一於捨身蓋自有破敵之誠心耳誠心運謀僥  
幸不減誠心制敵何敵不克推而行之卽冠可撓  
也曰得無有難之者乎日內廷無中制之擾同事  
無掣肘之人寇在吾掌握中矣

或問道理難求曰不怕道理難求只怕心不光霽心  
誠光霽道在我矣日光霽可以語道乎曰道本無  
物無物便是光霽人惟爲物所誘則我自爲一物

始與道不相屬胸中無物無物卽道矣

或問子罕章從來皆以利命仁俱罕言子獨以命舉  
仁不罕言何耶曰以本文書法知之以聖無擇原  
知之也蓋子罕言者別而已所不罕而與者命  
也與者仁也何也四教文行忠信並言矣雅言詩  
書執禮並言矣不第怪力亂神並言矣絕四意必  
固我並言矣今不曰罕言利命仁而必曰與倫與  
仁上有罕字下有與字則二例矣況孔門論命不  
下數條論仁猶多而詳罕言猶如此其餘不罕言  
誠道續錄

卷二

三十一

誠道續錄

卷二

三十一

此天然之知真知也夫知自內明誠從外入

而能得其正則一矣後世舞弄機智窮探隱索搘

摩測度以爲知識殊異乎聖人之謂知識者

有一友偶悞悔之不已

先生聞之曰悔過便是改過認得是錯一悔後又在岐路徘徊又生過矣

門人有仕者問爲政

先生曰孔子云改者正也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

之萬世論政之要無以踰此以事言改者非澄源

感述續錄

卷二

三十三

之論

門人有入孝出弟專事成法自以爲可終身由之者

先生曰教行固已是好學固不可拘執堯舜在精一上做故其孝是精一的孝所以特雍風動而天下化之不然所謂孝弟而已矣者豈稱孝弟之謂哉

感述續錄卷之二終

感述續錄卷之三

莊平素秉趙紹新著

文

宏山先生教言後序

先生之門人孟子成氏道宦永平之昌黎以達範日遠乃取平日教言刻之自勵

先生聞之曰嘻言不可執以爲至也前之所是者今或以爲未是今之所謂已然者後或以爲未然學問無窮安可執以爲至雖吾言之亦與衆共商確之耳

感述續錄

卷三

朝何爲哉新復於

先生曰道貴公諸其人耳一人聞之不若百千萬人聞之爲廣一世誦之不若百千萬世誦之爲長

爲其鳴於世而刻之則書不可刻爲其公諸人而刻之則不刻不可也雖刻之亦與天下後世共商確之耳使今日言之天下後世從而是之亦與天下後世其是之也非吾一人執之以爲是也天下後世從而改之亦與天下後世共改之也非吾一人執之以爲未是也君子之學也如日月之明焉亦與天下後世

其照見之耳明晦又奚恤也

先生曰不然著書猶寫真也容色耳目非不相肖惟神命脉迥乎其殊傳真以言不若傳真以人恐夫人據迹而遺心是又以吾之自誤者而誤人也新曰是亦卽寫

先生之真耳

先生之道在心

先生之可以喻諸人者由心之言也

先生長矣群弟子離散分處當其時猶不能記

感述續錄

卷三

二

先生之言以附書紳之末况後世欲因言以識心也得乎雖然至寶在途乃瘞之而不爲世重見之者之過也使後世以真感真諒必有得

先生之心者復以所聞教言條附之敢忘狐裘羔羣之嫌哉

蓬萊閣記

閣時備倭城丹崖絕頂下瞰海窟煙蒸雲鬱于漢之墟勢若蒼虬躍溟渤而薄層雲矯軒突兀巋然東方一巨鎮也昔之建是閣者或以三山冥珠空邈遠不可涉步注想於虛無漂泊庶幾乎安期羨門一渴迺於夷情出沒方隅界禦之猷漫不娶情其堅探則翠然縱耳目之觀遠山濶水汪洋舒嘯若民之魚鱉乎不祚席乎不又想起閣介于懷惡用樓閣爲哉登據山海之勝閣據登之勝雄跨滄律盤礴壁立

乘高遠眺尺寸千里其陳兵而守也足以控制倭夷潛消寇伺俾東陲晏然什當宇左盼意擬之迷涼之崇立石就侈者果孰爲當否其時巡而駐也將使環海鯤鷀星羅棊布翼翼巍巍若岱岳之上摩穹昊羣山拱列寧不使鯨鯢息沫波不輕揚而知中國有聖人哉昔人以俗登仁壽爲蓬萊真境以海市爲幻影而冀民安吏稱貽治世之澤顧洞庭彭蠡之觀而懇懃乎先憂後樂之念蓋古之君子不貴仙跡微茫而貴世登臨舉不言觀遊奇壯而言四海無虞不以一

之升沉爲忻戚而使吾君吾民獲久安長治之休  
爲快其於閣之樹也不尤爲永建不拔耶

名問

初問曰特旣春矣柳色花香鶯簧蝶拍可與樂乎  
曰吾不如子美念惟雨足郊疇農祥載事比特臘

故躬耕俯仰皆樂無懷乎芻天乎付帝力於不知  
客再問曰南薰布矣槐幕清軒荷翻翠沼可與適乎

曰吾不如茂叔念惟溽暑蒸霖束薪若桂此時斧

斯林月檐橫岩雲負荷歸來不敢忘所有事

客三問曰金廳透矢野芳若沐籬菊否黃此固亦瀟

洒之辰也翱翔乎未日元亮則有之念惟萬寶希

應運續錄

卷三

四

應運續錄

卷三

五

登桂樓吐曜此時鈞艇優游水天一色凝乃烟霞

直接富春一線

客四問曰殢發凝矣雲漫前村梅舒右隴此又亦沴  
寒之候也往觀乎未日浩然則有之念惟天布黃  
綿茅簷背曝晚來孫帙忘寒袁眠若燠伏窩潛玩  
歸連荷几春融肺腑

祭中書馬公文

士之生於世也凡出乎百載之上者誰不爲  
以一善得名者孰不爲賢能而未若翁之正直通  
坦敘也當公之未遇也時世務不萌于時之念孰知  
其識以草茅待王公之屢召而後起孰如其正以布  
衣獲人主之知遇而立致相位孰如其遭此足以爲

公矣談者曰諭議每聞人主線路曰文章無一字據  
城曰政事關當世之機宜此足以論公矣抑不思但  
當時常何不言公公必不肯效謗闕之獻使者不

草公必不肯爲輕身之往每悼已之不及事親而物  
君以親親之念此公之自樹哉古之人有以出處上  
其事業者吾惜其出而公之出也以匡時有始進眷  
光而事奉克盡前愆者吾惜其處而公之處也以守  
正自築岩釣渭之風遠如公者可易得哉夫士恭嘗  
於傳記中仰公之高而矧茲同土也陳符設醴以重  
公也因以風憲乎後之人

祭宏山先生文

嗚呼一方之道林其自先生始乎自文成公繼良知  
之學先生以良知約之然則先生蓋以繼文成公之  
道林也已東魯絕學後二千載無與契者先生以此  
良知契之誰謂絕學之後於先生而始續亦可也先  
生自弱冠迄於今孰不曰一方之有道行者乎孰不  
日奇伟人乎孝友人乎又孰不曰識卓悟敏足以開  
後學者乎又孰知所養以至於斯也知先生所言無  
非性命而不知先生所動無非天機知先生所言所  
動皆天機而不知先生不言不動爲天機之旨著知

卷三

七

先生居安懷正之爲道而不知先生遇變涉險之爲  
常知先生之可知而不知先生之不可知非知先生  
者矣先生簡易爽夷一見知之久而益知之久而益  
有不知者愈久而愈明非先生之難知也不履海蘆  
無以知滄海之深不陟泰嶺無以知岱峯之峻學不  
及先生安能知先生之至於斯也先生坦率類程朗  
道而剛果不移嚴毅類朱晦翁而精敏不滯明粹類  
顏子而卓爾之見相孚孝友類曾子而忠信之懷

獨惟初見者知先生之槩久見者知先生之深未考

兄未嘗久安能知先生之至於斯也先生使我輩識

仁始知無心非仁使我輩識心始知無性非心使我

輩識性始知無天非性使我輩識天始知無在非天

是以知此之謂知學此之謂學真切簡要明透無滯

此我輩之幸聞於斯也往者我輩觀教言先生曰觀

我言語爲機活爲味融教言止教言耳嗚呼先生往

矣觀言動無從矣所觀止教言而已矣向之示我以

簡要者得無自此而支離乎向之示我以真切者得

矣觀言動無從矣所觀止教言而已矣向之示我以

卷三

人

無自此而浮泛平向之示我以明透者得無自此而

迷而莫之省乎嗚呼哀哉人之於世親生之師成之

成之固所以生之也嗚呼昔孔子悲道之無傳我輩

悲傳之無自由今以往又孰成而孰傳之也去歲告

終于今數月追慕履裏腸益切嗚呼先生其知我

輩之哀也乎其知我輩之過於哀也乎嗚呼我輩猶

爲先生望也

詩

### 讀書樂四章

讀書樂樂好書開卷須分正閑餘正言是我明心  
曲說蠅聲祇益非就中寧無片語當萬角沙叢  
一粟恐淄純白陶汰遲昔賢當日曾遺戒樂處

讀書樂樂在勤勵志須教愛才陸源經子功宜養  
活潑文章造次深莫教安逸乘此身請君試擬題

草發坐看生機與日新折膠榮金不踰限那計觀  
讀書樂樂在心心源豁處自天真書是古人當日讀

書如我對談文一念悟來潭映月一言開處此  
升雲此中契會好相尋書中聖賢忻相對且溥餘

芬利衆人

讀書樂樂有成聖言與我渾相同百花頭上梅開豔

赤鯉乘時已躍空甘霖洒處民獲潤披拂遺編萬  
品生書卷何曾孤負人古來雪夜讀論詠喜將

部佐昇平

書

解王子舉行書

恭聞察院舉行執事以僕應之執事非知僕者也僕惡足以堪之僕不堪執事以爲堪者益僕之慚也夫察院自舉有行之人耳如僕奚足舉耶養不足以遂志而以爲孝學不足以知道而以爲賢拙不足以補過而以爲正情不足以趨時而以爲守僕之有負於執事也多矣昔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非前此不知至此始知古人日新之功自見其踰行

續錄

卷三

十

之有未安耳僕知已之非而不免日蹈於非希古人而每不遠古人惡乎可也今夫席前之地人見其潔而不知塵之未淨初弦之月人見其明而不知光之未完僕之失正類此與其無實而冒善行之名曷若使僕就實而釋僕之慚夫就實行則士之敦實者曰益衆矣如此則雖不舉僕而愛僕者固自有在也執事者諒僕達諸同執事者共諒之幸勿舉僕而僕之慚

解陳化峯舉行書

小兒歸自城中聞吾兄以孝行舉僕者甚盛心也僕何孝之可言哉兩度丁艱雖見憐於有道才表莫副曾何益於吾親以僕爲孝則士之稱孝者衆以僕舉孝則士之當舉者亦衆然則兄之知僕豈如僕自知之審哉何則實鮮而竊令名懼私心之獨歎也古人云士之相知貴相知心夫其知之也以心其見知也亦以心何爲而不知也蓋知之者見其華而以爲不知者恐實德之未稱耳僕敢謂兄爲不知已哉知之感述續錄

卷三

十一

而不諒其衷是以爲兄爲不知已耳孔門諸賢曾子之孝以養志閔子之孝以感親子路之孝以盡力僕於三子有一乎夫孔子之言後世之法也僕無三子之行而兄舉之舉一人不足爲多人勸適足以兢鑿華而增僕之慚耳如僕者奚以舉故縱如兄之愛僕僕一念之哀戚然亦人子之常事正如直木之在且執事者諒僕達諸同執事者共諒之幸勿舉僕而吾親也無益於時於事分量弗及也一舉行而無益於吾親於僕心奚忍哉不可忍而忍之非榮也罪過

僕以爲罪兄以爲榮僕何以謝於兄哉如僕者勿舉  
可也前書遺某公處禮勿舉僕而復聞此於兄非某  
公諒僕而見未之諒則以其之不諒者而復蒙兄之  
不見諒也兄之愛雖頓首何以言謝僕之私心正不  
如此也在兄亦必有以諒之矣是以不謝而敢辭惟  
兄其止之共止之

辭劉志齋舉孝書

不肖遭先母之變承老伯撫慰再三賜之歌行大抵  
激切時事雅意贈美不肖感傷愧歎赧然不敢以謝  
老伯不以不謝爲罪又爲之稱舉於學冀有所表揚  
以示風勵蓋愛禮之盛心也不肖踰月方聞之愈益  
感傷愧歎赧然復不敢以謝老伯又爲之極意稱揚

詩歌贊詞累千百言而不足盡其稱美昔人所謂無  
以爲而爲不覺言之至此也不肖愈益傷歎愈不敢

謝豈惟不敢謝鄙意且函爲辭之夫以哀戚寂寥之

感述續錄

卷三

十三

門承老伯之獎觀稱揚曲盡譬如深涯沒溺之人有  
道者不以爲汙反爲之提攜洗滌而升諸衽席此雖  
百拜階前不以爲過而有所不謝者不敢當故不敢  
以謝也昔者曾子之孝亦云至矣而孟子以爲可夫  
以曾子之孝猶以爲可則凡未及乎曾子者皆不可  
者也云不可則不敢當也嗚矣不肖生不能隆其養  
沒不能盡其心汨沒何異流俗天地一罪人耳此雖  
痛自貶削與吾親無分毫蓋老伯不以爲罪人反以  
爲孝子而加薦焉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反而觀之所

缺何限所缺既多責悔奚追孝子之名夫亦曷敢當

哉蓋孔子之言有所譽必有所試而後世之善惡不

足以公是非老伯信之久矣不肖之在今日正小善

之不足公者夫不以親終爲悲而以舉孝爲榮以親

之吉爲已之善有人心者諒不爾也老伯以孔子之

心望後人不肖以流俗之行膺殊遇實鮮名高罪累

深重夫亦曷敢當哉伏惟老伯無許其所行而責其

所未尙不肖亦以其所未備者自責而自勉庶不爲

天地間之罪人無負老伯期待之意可也老伯不以

誠述續錄

卷三

十四

前之所謝者罪不肖又豈肯以後之致辭者爲不肖  
罪哉衰經之人往往心亂不勝冒觸拂逆之至惟老  
伯裁監止勿復言

誠述續錄

卷三

十五

曰玄之又玄吾意前玄微矣則後之玄爲太深後來  
精矣則前之玄爲近浮盜玄字止可就窺處更不盡  
以至張論也迺吾儒之學中庸爲至無釋氏之空而  
又無一物之染塞無老氏之玄而又有精微之妙用  
天然自有之中具天地萬物之理卽天地萬物之理  
皆易簡平常之道真體流注不假人爲舜之由仁義  
行乎忠率性之道只此一機若夫模擬古人踪跡猶  
種思效猶是義襲而取非真得也此理切近精實極  
形色中不爲形色所拘有物有則無聲無臭言空首

答朱少山先生書

先生以海內第一流德意藹然視人猶已每有參新

之意卽古之與人爲善不是過不肖烏敢當哉謹翰

劄仰倚優禮尚祈心照蓋在情不在儀也前領教近

世學者間流二氏益未知吾儒之爲至當便以二氏

爲高知二氏之所以失便知吾儒之至當彼過於釋

底者豈不日空乎詰其謬則曰空而不空不知主空

則不空爲礙空不空則空爲虛語蓋空字止可言境

界不可言宗旨也通於老者豈不归玄乎究其歸則

管見如斯不敢自斷在老師必有至論

答孟我彊書

以臘節蒙蕡處懷聽受

拜領佳音恍然知愛先師事表揚繼述惟吾兄所優  
如弱弟安足數正如人家有宗子有庶子隨行逐隊  
以少備名位則庶子不可盡無至於克家用譽以表  
率斯人雖百庶子不足當宗兄之萬一吾丈之於弟  
正類此先師往矣嫖嫖無所依矣自分落寞退廢如  
陷溺無人拔適吾兄一語教之此正宗子之出遊追  
念弱弟之家處者落寞也退廢也以一語拔之茲悲

起我於陷溺者耶愛莫愛於斯矣篇中舉中和吾黨

感應錄

卷三

十七

之的舉空谷兄爲對症之藥夫氣質未融正是爲鑿  
之患兄言及此切中切中顧學問無滓淡泊而已純  
正而已淡泊純正一中和也剛柔則滯矣識得深曉  
識得剛柔克識得剛柔克則無剛無柔無沉潛無審  
明一中也中一和也此先師之的也古今所共有卷  
的也終日推此一事終身惟此一事事外無學學  
無人卽學卽人僕何以得此哉惟吾兄教之而已讀  
未發論圓融洞達八荒皆在蓋未終篇脫洒洗滌塵  
襟爲之一快領大教在午盛使次早卽行欲借爲先

師述一卽勿勿未及倘不乘尚容請正不一

素衷先生行署

先生甫二十歲聞宏山先生講良知之學遂執事  
稟學焉往復參證附大悟性命之宗曰乃幾問此生  
矣因次問答詣爲宏山教言日諷誦之並示學者今  
教言行於世先生學有原本點滴滴滴俱歸一處其  
論心曰心活物也無去來無前後而渾然一體者也  
具時時存當念念剗去衆念都不中用又云天下之  
動貞夫一者也卽中皆和卽未發皆發卽費皆應卽  
顯皆微卽內皆外卽文皆禮卽博皆約卽知皆能卽  
感述續錄卷之五終

感述續錄

卷三

十八

感述續錄

卷四

一

物皆道卽心皆人夫道一而已矣其論學曰學問只  
在本體上做莫在好惡上落脚果在本體上做自然  
能好能惡若着在好惡上便分了其所論造多近世  
儒者所未及先生居常自言時或獨臨書案涵咏遺  
編以咀識性體或借一二隣翁優游樹底以養天和  
或徐行隴畝觀草木之生意以識化機耕耘倦或卧  
小榻合目片時以養神氣或玩古人詠道之詩以角  
浸灌雖啜粥飯水併日一食此中倘饑無弗苦水之  
經波月之不葺日之皎爾中天其自得如此先生四

邑令兩任學博邑令重其人累以百金爲壽郡正重其人亦累以百金爲壽先生一無所取取其所應得而已常自言曰心境淵如本無念也念起于欵欵寡則心清心洗則中湛先生至性純孝執親之喪五味不入口隣人聞其號哭無不流涕久之柴毀骨立杖而後能起三年不入寢室邑人悲其意爲作詩慰譬之已公舉於官先生不悅曰以親之苦爲已之善有人心者亮不爾也力辭之有辭劉志齋陳化峯二書載集中久之撫院聞其事束帛加筐表其門先生感述續錄 卷四

弟所得原祿悉與共之先生醵金立會名曰尊祖半供展括半周貧乏所著有聚族碑記并尊祖會序載于家邑庠生孫世祿家貧甚屢次後先生然自念其文之不易得當也過此無望矣以素裹故好義其幸憐我乎則私所知屬先生先生慨然曰此吾志也但不忍發口遂先孫生周督學命先生作慎獨說盡解其慎獨說曰宇宙間惟此一端更無他也天與真覺靈局中寓玄窓淵涵毫無他預或念內萌或感外入悔吝得失有觸斯著此其機在我而不在人非獨之說乎蓋自不覩不聞以至無聲無臭一而已矣其盡心解曰此直指盡心之全學也存養盡心之功也歎壽不貳不懈其盡心之功也聖學不偏于知不可以知而逮謂之盡之也學者以爲獨得孔孟之旨先生雖卑官然所在立教率先奉弟而後文藝皆以至已又延之郡中召率同志講學信從益衆學者稱爲素裹先生先生爲瀛陽公言請建專祠於郡祀其師井東郡之素以理學聞者於是建四先生祠先生素貧艱有地數十畝其弟青衿亦貧先生乃割所有資之厚薄學者以爲曹月川先生後一人云先生嘗自

古上君子當嘗有六合同春之味故鄉居率里人爲

崇正會與人子言教以孝及人弟言訓之弟所居里士安其賢民化其德同邑孫佐周時秉仁施厚輩皆執弟子禮商河張虛菴亦不遠數百里造先生問學先生以心要岸遺之年九十二猶作詩有惟有清明一念虛之句無病卒遺令家人勿用浮名焉

名公評附

王泓陽曰宏山早歲得文成之學深思力踐充然有得當時門人孟秋趙維新獨契宗旨

張陽和曰宏山與其門人孟秋趙維新日夕相琢磨無一言不契于宗旨文成之的傳其在茲與

孫月峯曰先生潛心性學品格孤高經史不釋于手名利不入其心

羅近溪守東昌造先生論學脫粟一飯終日依依於是扁其門曰真儒

感應錄

卷四

五

鄒頤泉督學東省聞先生論學嘆曰齊有是人哉於是聘至湖南嘗以訓多士

張洛源曰茌平宏山張先生篤生鄒魯之鄉潛心洙泗之學念近世學者馳騖虛遠沉酣二氏至語及學庸語孟之真詮直弁髦說之先生愛滋甚故廬教尤深顧先生不喜著書人罕覩其制作今哲人既萎不幾與先生俱遠耶趙公灑於是纂其微言

述其遺事并抒其心之所得與生平所爲印正於

先生者筆而爲書根諸理竅直寫本真言不必盡

於先生要廢非先生意旨斯稱感述也已嗟呼六

籍散漫大道弗傳先生往矣所賴前有所承後有

所啟其在茲錄乎追家大夫曾宦茌平爲予言增

公賢旣而余宦章丘趙君博長山章去長僅數舍

余往來其間士民咸津津頗之不容口大都所自

淑與所淑人悉如家大人言蓋真得宏山之傳而

與我疆相伯仲者

感述續錄

卷四

木

感述錄六卷續錄四卷

採進本  
山東巡撫

明趙維新撰維新字素衷茌平人官長山縣教諭

明史儒林傳附載尤時熙傳末以維新師張後覺

源出時熙故也此二錄卽維新感其師之言而述

之故曰感述前錄首記後覺講授四書之義續錄

前二卷皆自述講學之旨第三卷爲詩文第四卷

則附錄維新行畧及張元忭孫鑛諸人評語也師

弟所述無非禪機而轉相神聖以爲不傳之秘蓋

姚江立說之初亦不料其末流至此矣